

宋文鑑

和
339
22



利
292
22

東方
學校

宋文鑑卷第一百三十二

樂語

教坊致語

勾合曲

勾小兒隊

隊名

問小兒

小兒致語

勾雜劇

放隊

教坊致語

勾合曲

勾小兒隊

宋文鑑卷第一百三十二

宋宋宋宋宋宋宋宋宋宋

祁祁祁祁祁祁祁祁祁祁

所錢文
有詢拜

問小兒隊

小兒致語

勾雜劇

放小兒隊

勾女弟子隊

隊名

問女弟子隊

女弟子致語

勾雜劇

放女弟子隊

集英殿秋宴教坊致語

勾合曲

勾小兒隊

隊名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元

元

元

珪

珪

珪

珪

珪

珪

珪

珪

珪

珪

絳

絳

絳

問小兒隊

小兒致語

勾雜劇

放小兒隊

勾女弟子隊

隊名

問女弟子隊

女弟子致語

勾雜劇

放女弟子隊

集英殿秋宴教坊致語

勾合曲

勾小兒隊

隊名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蘇

蘇

蘇

絳

絳

絳

絳

絳

絳

絳

絳

絳

絳

軾

軾

軾

問小兒隊

蘇軾

小兒致語

蘇軾

勾雜劇

蘇軾

放小兒隊

蘇軾

勾女童隊

蘇軾

隊名

蘇軾

問女童隊

蘇軾

女童致語

蘇軾

勾雜劇

蘇軾

放隊

歐陽修

會老堂致語

蘇軾

哀辭

哭尹舍人詞

富弼

哀穆先生文

蘇舜欽

弔岳二生文

劉敞

蘇明允哀詞

曾鞏

錢君倚哀詞

蘇軾

鍾子翼哀詞

蘇軾

哭李仲蒙辭

文同

毗陵張先生哀辭

汪革

王升之誄

劉跂

樂語

教坊致語

宋祁

臣聞睿杓東指披寶典以開年玉節南馳重歡隣而講好國美春
臺之享朝推宴俎之慈用洽樂康式昭熙盛恭惟尊號皇帝陛
下紹承丕烈奄宅中邦坐黃屋以訓恭擁綠圖而進道五辰順理
九扈告豐圓璧方琮並薦精純之祀巽風解雨交流曠蕩之恩五
刑則解網畫冠一尉則垂囊卧鼓鴻休紹至協氣翔臻屬歲朔之

申儀加使華之脩聘爰開廣殿胥慶佳辰王人捧日以揚輝方丈
移山而獻壽珍羣肅穆睟表顯昂瑞藻躍魚嘉鎬京之飲酒翠梧
傾鳳應韶舞之縱金式均蒙湛之仁普詠叢雲之旦臣濫中法部
旅進神庭切抃享期敢進口號 千官星拱侍疑旒紫殿餘寒已
暗收日湛露華浮宴席天回春色徧皇州雲韶三闋翔朱鷺錦幕
千層舞翠蚪拭玉隣邦通使節萬齡亨會慶洪猷

勾合曲

宋 祁

玉色凝溫盛慶儀於端日葵心委照同華宴於需雲矧韶律以方
融顧羣萌之將達宜陳備奏用洽太和徐韻宮商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宋 祁

絲岫岩堯爛仙葩於曉日霞裾轉炫疊華鼓於春雷烏漏未移鸞
觴在御宜進游童之列俾陳逸綬之妍上奉宸歡教坊小兒入隊

隊名

宋 祁

紫殿開慈宴 青衿綴舞行

問小兒

宋 祁

便娟躡履皆竹馬之髻齡蹀躞交竿盡蘭觴之雅飾既樂陶姚之
化盍陳象勺之因進叩天階雍容敷奏

小兒致語

宋 祁

臣聞慶朔履端儼鷺雍而四會寶隣馳聘拭虹玉以申歡嘉乃禮
成眷茲作首爰詔夏渠之饗允昭交泰之期恭惟尊號 皇帝陛
下德總右文功宣下武順四時之和燭濟萬世於夷庚海不揚波
地無愛寶屬以階莫肇歷律鳳回春順邦令以布和脩國儀而行
慶承雲調露方諧廣樂之音醕飲陪殮普適中衢之賜洽歡心於
草鹿暢羣抃於先鼇臣等雖愧妙年同欣盛際既造規蒲之地願
陳秉翟之容未敢自專伏候進旨

勾雜劇

宋 祁

回鸞逗節已徧於餘妍舒鴈分行聊亭於合奏天顏益粹日舍方
徐宜參優孟之滑稽式助都場之曼衍童裳却立雜劇來歟

放隊

宋 祁

金徒漏改玉罍巡周既殫雅舞之容復罄歡謠之樂宜遵矩步歸詠雩風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教坊致語

王 珪

臣聞高廩登秋美粢盛之已報需雲命燕嘉飲食之維時况寶歷之逢熙復皇居之乘豫樂與羣臣之飫翁同萬物之和恭惟尊號皇帝陛下德邁前王仁敷中寓虎旗犀甲韜兵武庫之中桂海冰天獻賚彤墀之下邦有休符之應民躋壽域之康候爽氣於重霄置清觴於別殿下珍羣之鷁鷺發和奏之笙鏞於時日上扶桑風生閭闔度芝蓋於丹城降金輿於紫闈百獸感和來舞帝虞之樂羣生遂性如登老氏之臺固已追平樂之勝遊掩柏梁之高會臣繆參法部獲望清光靡揆才蕪敢進口號 翠輦鳴梢下未央千官齊望赭袍光霜清玉佩中天響風轉金爐合殿香仙路忽驚蓬島近晝陰偏度漢宮長年年萬寶登秋後常與君王獻壽觴

勾合曲

王 珪

露泛帝觴凝九秋之顥氣星聯朝弁燦初日之長暉方魚藻以均歡宜簫韶之合奏宸遊正洽樂節徐行上悅天顏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王 珪

燕觴飛羽方歌湛露之詩廣樂擬金已極鈞天之奏宜命遊童之綴來陳舞佾之容上奉皇慈教坊小兒入隊

隊名

王 珪

紅茵鋪禁祀 絳節引僊童

問小兒隊

王 珪

宸庭廣御仰侔太紫之纏鈞樂更和曲盡咸英之奏何處采髦之侶輒趨文陛之前必有所陳雍容敷奏

小兒致語

王 珪

臣聞舜帝深仁眾極慕羶之樂周家盛德時歌在藻之娛矧逢下武之期屢洽登年之瑞張君臣之廣燕煥今古之多儀恭惟尊號

皇帝陛下躬神睿之姿撫休明之運禮樂兼于三代文章邁於
兩京矧乃武庫韜戈戍亭徹候百蠻犇走南踰銅鼓之鄉萬里謳
謠西出玉關之路今則清商應律滯德盈疇奏肆夏之音事軼元
侯之饗詠嘉魚之什禮交君子之歡足以崇勝會於難追騰頌聲
於無既臣等生陶醜化謬齒伶坊雖在童髦嘗習舞干之妙趣趨
君陛願隨樂節之行未敢自專伏候進止

勾雜劇

王珪

華旌炫影觀童舞之成文畫啟收聲識鈞音之終曲助以優人之
伎卜為清晝之歡上憚宸顏雜劇來歎

放小兒隊

王珪

銅壺遞箭屢移宮樹之音鷺羽充庭久曳童髦之綵旣闕韶音之
奏難停舞綴之容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勾女弟子隊

王珪

華簪照席再嚴百辟之趨寶幄更衣復覩中天之坐宜度仙磬之

曲更呈舞袖之妍上奉皇慈兩軍女弟子入隊

隊名

王珪

宮錦祥鸞下 仙磬采鳳來

問女弟子隊

王珪

金徒緩刻延麗日於壺中翠羽飛觴醉流霞於天上何仙姿之綽
約叩丹陛以踟躕須有剖陳近前敷奏

女弟子致語

王珪

妾聞候凝霜降屬百工之告休歌起鹿鳴見羣臣之合好矧萬機
之多豫復千載之盛期啟燕良辰騰歡綿寓恭惟尊號 皇帝嚮
明紫極儲思巖廊邁三皇五帝之風紹一祖二宗之烈候亭相屬
不齋萬里之糧年廩屢登又美曾孫之稼時及授衣之候民多擊
壤之禧廣慈惠於前儀慶升平於茲日玉觴盈體均流湛露之恩
翠虞縱金合奏洞庭之曲感福休於靡極召和樂於無窮妾等幸
遇昌時預陳法部舉聽鏗純之節來參蹈厲之容未敢自專伏候

進止

勾雜劇

王珪

鸞拂宮茵極七盤之妙態鳳儀僊曲終九奏之和聲方鎬飲之窮歡宜秦優之進伎宸顏是奉雜劇來歟

放女弟子隊

王珪

宮花翦彩恍疑天上之春海日銜規忽覺人閒之暮宜整羽衣之綴却回雲嶼之遊再拜彤庭相將好去

集英殿秋宴教坊致語

元絳

臣間灑氣澄爽當金飆沆碭之時嚴廊穆清乃黃屋燕閒之日肆陳廣會申惠庶工慶盛世之熙隆浹輿情而鼓舞恭惟皇帝陛下九乾毓粹三象儲精丕承累洽之基茂建大中之治縱橫文武聲教塞于天淵出入聖神威靈震於戎狄方且輯瑞而朝羣后垂筵而揖三皇光圖麗史之祥紛綸而游至軼漠踰沙之貢竭歷以相趨運獨化於陶鈞寘懷生於仁壽屬商煒之道暮方歲物之順

成特御大庭爰開高宴動詔蹕於丹禁集朝簪於赤墀美樂在陳下九苞之鳳舞嘉觴來上騰萬歲之山聲續卿雲復旦之歌合湛露晞陽之雅臣等叨參法部幸對威顏上瀆聖聰敢進口號秋風閭闔九門開天上鳴鞘步輦來萬樂筦弦流紫府千官簪佩集鈞臺華胥雲霧凝仙仗南極星辰入壽杯既醉太平均五福明良廣載詠康哉

勾合曲

元絳

金飆日爽慶嘉生登稔之祥玉座天臨宣惠宴均懽之澤宜按鳳韶之奏載賡魚藻之歌上奉宸嚴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元絳

簫韶迭奏通天地以均和響組相趨協君臣之同樂宜命垂髻之侶來陳舞象之容徐韻宮商教坊小兒入隊

隊名

元絳

舞羽虞庭樂

歌雲浦水童

問小兒隊

元絳

廣樂張庭華茵匝地何爾垂觴之侶來瞻宸辰之嚴必自敘陳分
明敷奏

小兒致語

元絳

臣聞霜氣始肅登萬寶以順成金行當期奄四夷而率服乘蕭辰
之爽澈開廣宴之光華親御九宸均懽百辟恭惟 皇帝陛下至
仁溥博盛德昭清獨觀萬化之原遐踵三皇之武振張禮樂垂王
度於區中總攬英雄懽靈威於徼外神功廣運聖業永昌方黃屋
之清居乘素商之令序肆瑤席於黼帳下珮輿於紫闈壽躋九行
懽聲動而六鼇抃鈞簫八闕和氣浹而丹鳳翔仰屬重熙誕膺多
福臣等甫當髻髻幸閱聲明習戲康衢嘗為於蹈舞進趨文陛願
效於伎能未敢自專伏候進止

勾雜劇

元絳

疊鼓凝簫未已九成之奏垂髻佩鞞暫分八佾之行宜陳優戲之

容上奉威顏之樂再更妙引雜劇來歎

放小兒隊

元絳

金胥漏緩玉案香濃天酒千鍾眷簪紳之具醉童衣五綵促步武
以將歸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勾女弟子隊

元絳

日轉彤墀香飄黼座宜旅陳於舞綴以仰奉於宸懽上悅天顏兩
軍女弟子入隊

隊名

元絳

承雲鈞籟合 回雪舞鞋輕

問女弟子隊

元絳

翠華日麗玉殿風清飄然妙舞之容來此丹塗之地帝暉在望書
漏已移必有敘陳分明敷奏

女弟子致語

元絳

妾聞周詩既醉二歌均五福之祥漢宴無譁國禮重九儀之序方

戒肅霜之候特推湛露之恩百辟相趨三靈共悅恭惟 皇帝陛下握樞臨極秉錄御乾道昭五聖之光孝奉兩宮之養聰文若古動雲漢之明回智武如神馳雷霆之震赫羌戎率服稼穡阜成當秋籥之澄凝方政機之暇豫轉清蹕於黃道集華簪於赤墀汎齊千鍾共享衢樽之美咸池九奏具聞天籟之和維茲燕愷之娛屬是休嘉之會妾等叨陪樂府得踐宮塗望咫尺之威實次於天幸效蹁躑之舞願奉於宸懽未敢自專伏候進止

勾雜劇

元絳

舞佾徊翔已奉建章之會倡俳調笑宜來平樂之場上悅天顏雜劇來歎

放女弟子隊

元絳

香凝繡幄聽玉漏之頻移日轉文茵顧霓裳之久駐已盡七盤之妙宜還三洞之遊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集英殿秋宴教坊致語

蘇軾

臣聞天無言而四時成聖有作而萬物覩清淨自化雖仰則於帝心愷悌不同亦俛同於眾樂屬此九秋之候粲然萬寶之成君王不遊何以勞農而休老君子如喜則必大亨以養賢恭惟 皇帝陛下孝通神明仁及草木行堯禹之大道守成康之小心華夷來同天地並應以謂福莫大於無事瑞曷加於有年南極呈祥候秋分而老人見西夷慕義涉流沙而天馬來嘉與臣工肅陳燕俎禮元侯於三夏諧庶尹於九成宣示御觴聳近臣之榮觀臚傳天語溢兩廡之歡聲臣等幸覲昌辰叨塵法部採謠言於擊壤助矇眊之陳詩仰奉威顏敢進口號 霜霏碧瓦尙生煙日泛彤庭已集仙藹藹四門多吉士熙熙萬國屢豐年高秋爽氣明宮殿元祐和聲入管絃蒨有芳兮蘭有秀從臣誰和白雲篇

勾合曲

蘇軾

西風入律閒歌秋報之詩南籥在庭備舉德音之器絃匏一倡鍾鼓畢陳上奉宸嚴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蘇軾

皇慈下逮罄百執以均歡眾技畢陳示四方之同樂宜進垂髻之侶來修秉翟之儀上奉威顏教坊小兒入隊

隊名

蘇軾

登歌依頌磬 下管舞成童

問小兒隊

蘇軾

大君有命肆陳管磬之音童子何知入筮工師之末欲詳來意宜悉奏陳

小兒致語

蘇軾

臣聞天行有信正得秋而萬寶成君德無私日將旦而羣陰伏清風應律廣樂在庭占歲事於金穰望天顏之玉粹沐浴膏澤詠歌升平恭惟 皇帝陛下天縱聰明日躋聖知無一物之失所得萬國之驩心雖擊壤之民固何知於帝力而後天之祝亦各扞於下情臣等幸以齟齬之年得居仁壽之域詠舞雩於沂水久樂聖時

唱銅鞮於漢濱空慙俚曲願陳舞綴少奉宸驩未敢自專伏候進止

勾雜劇

蘇軾

朱絃玉琯屢進清音華翟文竿少停逸綴宜進詼諧之技少資色笑之歡上悅天顏雜劇來歎

放小兒隊

蘇軾

回翔丹陛已陳就日之誠合散廣延曲盡流風之妙歌鐘告闕羽籥言旋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勾女童隊

蘇軾

錦薦雲舒來九成之丹鳳霞衣鱗集隱三疊之靈鼉上奉宸嚴教坊女童入隊

隊名

蘇軾

香澣浮繡展 花浪舞彤庭 問女童隊

蘇軾

清禁深嚴方縉紳之雲集仙音暉緩忽簪珥之星陳徐步香茵悉
陳來意

女童致語

蘇軾

妾聞鈞天廣樂空傳帝所之游閭闔清風理絕庶人之其夫何僊
聖靡隔塵凡仰瞻八采之威自慶千齡之遇恭惟 皇帝陛下乾
健而粹離明而文規摹六聖之心人將自化儀刑文母之德天且
不違樂茲大有之年申以示慈之會虞韶既畢夏籥將興妾等分
綴以須審音而作願俟上歌之闋少同率舞之歡未敢自專伏取
進止

勾雜劇

蘇軾

絃匏迭奏干羽畢陳洽聞舜樂之和稍進齊諧之技金絲徐韻雜
劇來歟

放隊

蘇軾

羽觴湛湛方陳既醉之詩鼉鼓淵淵復奏言歸之曲峩鬢佇立斂

袂却行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會老堂致語

歐陽修

某聞安車以適四方禮典雖存於往制命駕而之千里交情罕見
於今人伏惟致政少師一德元臣三朝宿望挺立始終之節從容
進退之宜謂青衫早並於俊遊白首各諧於歸老已釋軒裳之累
却尋雞黍之期遠無憚於川塗信不渝於風雨幸會北堂之學士
方為東道之主人遂令潁水之濱復見德星之聚里閭拭目覺陋
巷以生光風義聳聞為一時之盛事敢陳口號上贊清歡 欲知
盛集繼荀陳請看當筵主與賓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閑
人紅芳已盡鶯猶囀青杏初嘗酒正醇美景難并良會少乘歡舉
首莫辭頻

哀辭

哭尹舍人詞 并序

富弼

亡友河南尹洙字師魯嘗為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滑州乙酉歲

謫官漢東未幾稍遷于均疾且革訪醫南陽以託范公醫不效遂
沒焉時予官汶上又東徙平盧距其沒所遠甚歎師魯之不得見
復不得撫其櫬一祭其神因追思其平生所可列恨未有以卒其
志爲辭而哭之

嗚呼人皆貴君實悴焉人皆富君實窶焉人皆老君實夭焉吾知
君爲深是三者舉非君之志不吾焉哭哭必義始君作文世重淫
麗諸家舛殊大道破碎漫漶費詞不立根柢號類嘯朋爭相教慧
上翔公卿下典書制君子厥時了不爲意獨倡古道以救其蔽時
俊化之識文之詣今則亡矣使斯文不能究其源而極其致吾是
以哭之始君爲學遭世乖離掠取章句屬爲文詞經有仁義曾非
所治史有褒貶亦弗以思君顧而歎嫉時之爲鈎抉六籍潛心以
稽上下百世指掌而窺功不苟進習無匪彝今則亡矣使所學不
能信于人而用于時吾是以哭之惟文與學二事旣隆充用而衷
豐于時窮純深蘊積資而爲德行乎已而已必裕形乎家而家必

克今則亡矣使賢者之行不能移人心而化大國吾是以哭之積
德旣成道隨而生謀罔不究動必有經列于庭則以蹇諤見黜于
邊則以威懷取寧才望旣出讒嫉以興酷罰嗣降愠色不形今則
亡矣使君子之道不能被天下而致太平吾是以哭之嗚呼師魯
君生于時實惟恢奇鍾此具美謂必有光大以奮康濟是期胡旣
厚其稟而反速其萎凡粵中蘊百亡一施豈茫茫下土天亦有所
不知耶將冥冥上穹人固非其所司耶何惡不必覺而善不必禔
忠良而天險狼而耆汨淆參錯顛倒乖睽天其或者世不欲常泰
人不欲常熙吾疑夫激者之論差不得而信之第於師魯哭無已
而一哭而慟再哭而咽三哭而魂離四哭而腸絕蘇而復哭哭又
不足聊以寫吾之哭聲而寓于辭庶不泯沒於陵谷

哀穆先生文

并序

蘇舜欽

嗚呼穆伯長以明道元年夏客死於淮西道中友人蘇叔才子美
作詩悼之遣人馳弔之痛夫道不光予又次其一二行以鑑于世

爲文哀之先生字伯長名修幼嗜書不事章句必求道之本原皆
記士徒無意處熟習評論之性剛介喜於背俗不肯下與庸人小
合願交者多固拒之議事堅明上下今古皆可錄然好詆卿弼斥
言時病謹細後生畏聞之又獨爲古文其語深峭宏大羞爲禮部
格詩賦咸平中舉進士得出身調泰州司法參軍牧守稱其才貳
郡者惡之又嘗以言忤貳郡者守病告貳者私黠吏使誣告先生
賂具獄聚左證後召先生使眾參考之由是貶池州中道竄詣闕
下叩登聞鼓稱冤會貳郡者死復受譴於朝後累恩得爲蔡州參
軍先生自廢來讀書益勤爲文章益根柢於道然恥以文干有位
以故困甚張文節守毫毫之士豪者作佛廟文節使以騎召先生
作記記成竟不竄士名士以白金五斤遺之曰枉先生之文願以
此爲壽又使周旋者曰亡所以遺者乞載名于石圖不朽耳既而
亟召士讓之投金庭下遂俶裝去郡士謝之終不受嘗語之曰宦
區區餬口爲旅人不爲匪人辱吾文也天聖末丞相有欲置爲學

官者恥詣謁之竟不得嘗客京師南河邸中往往醉暮歸過地如
不省持者夜半邸人猶聞其吟誦喟歎聲因隙窺之則張燈危坐
苦曠執卷亦出曙用是貸其資母喪徒跣自負櫬成葬日誦孝經
喪記未嘗觀佛書飯浮屠氏也識者哀憐之或厚遺則必爲盜取
去不然且病或妻子卒後得柳子厚文刻貨之售者甚少踰年積
得百緡一子輒死將還淮西遇病氣結塞胃中不下遂卒噫吁天
之厭文久矣先生意以黜廢窮苦終其身顧其道宜不容于今世
然由賦數奇隻常罹兵賊惡少輩所辱困其節行至死不變有孤
懦且幼遺文散墜不收伯長之道竟已矣乎初先生死梁堅自解
以書走上黨遺子欲訪其文俾子集序之去年赴舉京師歷問人
終不復得一篇惟有任中正尙書家廟碑靜勝亭記徐生墓志蔡
州塔記皆平昔所爲又不足成卷今舅氏守蔡近以書使存其家
且求所著文字未至間作文哀之道不勝於命命不會於時吁嗟
先生竟胡爲

弔岳二生文 并序

劉敞

今年有詔州郡皆立學乃命處士有不受學者勿舉之其受學者
更爲設員程日夜不休有疾病慶弔輒書其日爲後按賅當償之
滿日如律令乃可與岳有兩生自下邑辭其親而來爲博士弟子
既久告歸當渡洞庭時方大風不可渡兩生畏失期而吏黜之遂
渡溺死予悲其意而弔之其文曰
蓋君子道而不徑舟而不游所以爲孝也彼洞庭之天險兮夫何
二子之乘舟路幽昧以不顧兮委死生其若浮自古皆有死兮子
獨失身乎江流意有所恨兮而曾不得其日魂放蕩而無歸兮骨
沉潛而不收父母悲於堂上兮妻子號乎中洲諒行險之來患兮
信微幸之爲尤且使子而無學兮又安得此之憂是以君子溺名
小人死利夸者沒權貪夫踣勢豈獨二子兮吾又以悲於今之世
競進之爲悅兮靜退之爲愚干祿之爲敏兮守節之爲迂一世之
皆然兮固若人以喪軀昔重華之事叟兮躬秉耒乎厯山之下受

帝禪之不喜兮夫孰欣於進取乘沅湘以南征兮吾知華之絕汝
生汎汎而無名兮死惇惇而終古故君子審乎自得安乎幽貞道
德爲爵仁義爲榮不以貴故學問不以賤故自輕悠悠兮江波奈
何乎二生

蘇明允哀詞 并序

曾鞏

明允姓蘇氏諱洵眉山人也始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歸
焚其所爲文閉戶讀書居五六年所有既富矣乃始復爲文蓋少
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託諭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
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
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其略如是以余之
所言於余之所不言可推而知也明允每於其窮達得喪憂歎哀
樂念有所屬必發之於此於古今治亂興壞是非可否之際意有
所擇亦必發之於此於應接酬酢萬事之變者雖錯出於外而用
心於內者未嘗不在此也嘉祐初始與其二子軾轍復去蜀遊京

師今參知政事歐陽公修爲禮部又得其二子之文擢之高等於是三人之文章盛傳於世得而讀之者皆爲之驚或歎不可及或慕而效之自京師至于海隅障徼學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書既而明允召試舍人院不至特用爲秘書省校書郎頃之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編纂太常禮書而軾轍又以賢良方正策入等於是三人者尤見於時而其名益重於天下治平三年春明允上其禮書未報四月戊申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八自天子輔臣至閭巷之士皆聞而哀之明允所爲文有集二十卷行於世所集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更定諡法二卷藏於有司又爲易傳未成讀其書者則其人之所存可知也明允爲人聰明辯智遇人氣和而色溫而好爲策謀務一出己見不肯躡故迹頗喜言兵慨然有志於功名也二子軾爲殿中丞直史館轍爲大名府推官其年以明允之喪歸葬於蜀也既請歐陽公爲其銘又請余爲辭以哀之曰銘將納之於壙中而辭將刻之家上也余辭不得乃爲其文曰

嗟明允兮邦之良氣甚夷兮志則疆闊今古兮辨興亡驚一世兮擅文章御六馬兮馳無疆決大河兮嚙浮桑粲星斗兮射精光眾伏玩兮彫肺腸自京師兮洎幽荒矧二子兮與翱翔唱律呂兮和宮商羽峩峩兮勢方颺孰云命兮變不常奄忽遊兮汴之陽維自著兮曄煌煌在後人兮慶彌長嗟明允兮庸何傷

錢君倚哀詞

蘇軾

大江之南兮震澤之北吾行四方而無歸兮逝將此焉止息豈其土之不足食兮將其人之難偶非有食無人之爲病兮吾何不可獨裴回而不去兮眷此邦之多君子有美一人兮瞭然而瘦亮直多聞兮古之益友帶規矩而蹈繩墨兮佩芝蘭而服明月載而之世之人兮世捍堅而不答其何喪兮超方揚而自得吾將觀子之進退以自卜兮相行止以效清濁子奄忽而不返兮世混混吾焉則升空堂而挹遺象兮弔凝塵於几席苟律我者之信亡兮吾居此其何益行徬徨而無徒兮悼捨此而奚嚮豈存者之舉無其人

兮遼遼如晨星之相望吾此年而三哭兮堂堂皆國之英苟處世
之恃友兮幾如是而吾不亡臨大江而長歎兮吾不濟其有命

鍾子翼哀詞并序

蘇軾

某年始十二先君宮師歸自江南曰吾南游至虔有隱君子鍾君
與其弟槩從吾游同登馬祖巖入天竺寺觀樂天墨迹君不飲酒
君常置醴焉方是時先君未為時所知旅游萬里舍者常爭席而
君獨知敬異之其後五十有五年某自海南還過贛上訪先君遺
迹而老皆無在者君之沒蓋三十有一年矣見其子志仁志行志
遠相持而泣念無以致其哀者乃追作此詞君諱棐字子翼博學
篤行為江南之秀歐陽永叔尹師魯余安道曾子固皆知之然卒
不過以沒儂智高叛嶺南聲搖江西虔守曹觀欲籍民財為戰守
備謀之於君君曰智高必不能過嶺無事而籍民民懼且走觀曰
如緩急何曰同舟遇風胡越可使為左右手況吾民乎不幸而至
於急則官與民為一家夫孰非吾財者何以籍為觀悟而止虔人

以安其詞曰

崆峒摩天章貢激石致雨確高深相臨悍堅相排汹嶽嶽是故其
民勇而尚氣巧藝斷而其君子抗志厲節敏於學矯矯鍾君泳于
德淵自澡濯貧不怨天困不求人老愈慤嘉言一發排難解紛已
殘剝吾先君子南游萬里道阻邈如金未鎔木未繩墨玉未琢君
於眾中一見定交陳禮樂曰子不飲我醪甚甘醜此濁覽觀江山
扣厯泉石步犖确先君北歸君老子虔望南朔我來易世池臺既
平墓木握三子有立移書問道過我數我亦白首感傷薰心殞涕
渥是身空虛俯仰變滅過電雹何以寓哀追頌德人詔後覺

哭李仲蒙辭

文同

懽僚栗兮臨清秋懷空憤兮紛予憂拂其弭兮久復留念將焉適
兮升高邱問胡然兮予之思縵予心兮不解以繆謂遐關兮願如
其宮悵西南兮川塗緬脩己忽席兮往嘗此以計蓋子之生于世
兮期為己休萬感芸然兮盡予之中魄幹漂潰兮索其若抽念子

一去兮不可以復見顧子之於道兮尚胡爲而此謀欲子似兮取
支但寥寥兮安求孰識子兮子深當何人兮與侔彼徒以文行兮
爲子之高其不爲賤正體而貴餘肱如刻畫兮妄以累子類神珠
兮覺天球如子之末兮尚可以表世其不能究者兮彼又何尤已
矣乎子之存兮在子憶子之疾兮將何時而可瘳斂子恨兮暮來
歸煙雲飄蕭兮奉子以愁

毗陵張先生哀辭

并序代呂侍講作

汪革

毗陵有隱君子曰張先生孝弟修于家忠信行於友而聲名聞於
人達於遠近當世之鉅公偉人莫不聞之有過毗陵而不造先生
之門者人以爲恥平居蕭然自得凡世人之所趨而向者先生不
一經意至接世俗而與之酬酢則無一毫不中節度人委之以事
未嘗以難易爲解有造之者爲設尊酒一笑相樂亦未嘗不欣然
也有勸之仕者推挽雖甚力終不應固非若前世隱遁之士事詭
激甘槁薄臞悴於山砧水厓窮居獨游使影響昧昧不聞於人然

後爲高也而未嘗崇飾小節要鄉黨宗族之譽自少力學於古書
無所不窺而時發於爲詩語皆清新出人意表其善於筆札天性
也當世士大夫欲銘述其先人功德圖不朽於後世者得先生書
以爲榮旣壯益放棄世事遂以終其身是謂君子也已先生
諱舉字子厚用叔祖天章公益之奏補郊社齋郎治平四年甲科
調睦州青溪主簿先生初無意於仕又無兄弟之助獨養其親故
力取科第以慰親志旣得又不忍舍朝夕之養而從祿於他郡朝
奉君亦安於小官不汲汲於先生遂不赴青溪終其身人不能相
吏後用近臣薦起爲潁州學官復不就其後孫莘老胡完夫范滄
夫及外臺交薦其能蘇子瞻亦數言於朝於是敕郡縣以禮遣蓋
將用之也先生終不屈嗚呼今死矣予以天章公婿自先生幼時
已異其爲人而親厚之先生亦喜從吾兄弟遊及長且老凡四五
十年間其相與之意益以篤有自東南來者先生未嘗不導之以
見子子與之書雖寸紙皆藏之故其死也子哭之尤哀曾祖秘給

事祖益之尚書郎父次道朝奉郎其先江南人給事為李氏不能
用故亡隨李氏入朝以直道受知于祖宗朝奉君仁孝慈祥兄
死其孤猶已子不欲遠去屢以筦庫請于朝終不大用於時先生
之節蓋朝奉君成就之為多詞曰

維古制行必中庸兮出處用舍道之從兮降及末世戾不通兮首
陽柱下更拙工兮山棲水茹初無庸兮鳥獸之羣烏可同兮偉哉
先生蹈厥中兮達不苟進退不窮兮以仁為爵峻且崇兮祿雖不
富義則豐兮忠信孝友施家邦兮載瞻眉宇心則降兮激貪敦薄
助教風兮固非亂倫而潔躬兮惠泉遼遼山複重兮昏然其深如
有容兮桂枝相繚舊青葱兮先生之廬今一空兮日極東南涕沾
曾兮伸之以詞寫予衷兮

王升之誄

并序

劉跂

維政和二年五月壬戌鉅野王君升之卒于京師七月丙辰返柩
於鄆鄉人所厚善皆會哭其孤兒孟博出臨終書二紙遺余言岬

不幸病且死妻弱子幼恐此骨流落不得下從先人伏惟哀憐與
諸賢經紀之書凡百餘字語無錯繆問其家言病甚棺斂皆自營
將絕付囑後事情不悲哽既授書其子教以面達余狀遂奄忽不
能言余屬皆哭盡哀因相與定計告其家以八月乙酉葬先墓之
丙穴囊囊中空無有賣屋未即售合凡賻贈得錢九萬五千乃使
斲石治穿買椽席交葦諸下里物事皆前為之期如期而窆君黃
州翰林公之元孫寶文公之子少不羈既長學問尤邃漢書效李
長吉為詩有致思葬其親至破產雅不喜織嗇又體羸多疾日事
藥餌因積貧寔得官未及赴疾亟壽才四十有一惟前人悲哀稱
述必借文字乃作誄以見意其詞曰

大鈞無垠一播萬殊靡生不遂條達紛敷孰戕爾根隆夏隕枯哀
眾若人亦孔之辜偉君高門一世楷樞遺烈言言休聲具具爰及
穆考養德豐腴維君妙齡孔鸞將雛踵武前修建旆禮輿逢辰清
明駕言馳驅壽或柅旃罔所適徂機心日灰驕色自勑名列仕版

自佚里閭優游卒歲文史爲娛毓草菽木畦苑疇踏良朋萃止肴
設醴酌退察其私盜不宿儲寧獨貧攻亦復病拘蕭然壁立副是
形癯休文革帶計月有餘幼安絮帽當昇不除乳石斷下糜粥充
虛長爲散人庶以全軀云胡遠行旅舍僭拘沈痾頓劇顛倒醫巫
東野後事孝權遺書豈無他人顧以屬余嗚呼哀哉壯心兮摧頽
白日兮須臾永違兮昭代不淪兮幽墟大暮兮何晨冥行兮空居
嫠婦兮嗷嗷幼子兮呱呱誰與兮晤歌猶狂兮夔魑謂君兮非存
君墨兮猶濡謂君兮非亡君屋兮誰盧折芳馨兮素華湛玉瀝兮
清酤况思君兮不見攬涕淚兮歛歔嗚呼哀哉塞物化之徂遷慨
有生之迷途何神爽之泰定臨驚懼而弗渝遵寧宅於先邱寫幽
憤於素旃庶無愆於遺託君亦不昧夫所如

宋文鑑卷第一百三十二

宋文鑑卷第一百三十三

祭文

祭薛尚書文

歐陽修

祭尹子漸文

歐陽修

祭尹師魯文

歐陽修

祭蘇子美文

歐陽修

祭范文文

歐陽修

祭杜公文

歐陽修

祭石曼卿文

歐陽修

祭丁學士文

歐陽修

祭吳大資文

歐陽修

祭孫僕射文

宋 祁

祭孔中丞文

石 介

祭僕射王沂公文

尹 洙

代諸朝賢作

祭梅聖俞文

劉敞

告伯父殯文

劉敞

祭范潁州文

王安石

祭吳冲卿相公文

王安石

祭杜待制文

王安石

祭薛尚書文

歐陽修

景祐之元公初解政雖告于家而疾未病若修之鄙敢辱公知公於此時欲以女歸公德方隆謂當再起齊大之婚敢辭以禮天不憖遺公薨忽然其後二年卒追前言生死之間以成公志掛劔于墓古人之義公敏於材剛毅自勵不顧不隨以直而遂命也在天位則難期惟其行已敢言是師有罪之身竄逐囚拘生不及門葬不送車致誠薄奠因道終初

祭尹子漸文

歐陽修

嗚呼天於萬物與吾人孰愛憎而薄厚其生未始以一齊其死宜

其有天壽苟百年者亦死則短長之何較惟善人之可喜謂宜在世而常存曰仁者壽兮是亦愛之者之說謂善必福兮得非以己而推天禍福吉凶至其難通雖聖人亦曰命而罕言兮豈其至而辭窮壽夭置之吾不能問嗟乎子漸吾獨有恨我不見子於今幾時自子得懷始有見期子不能來我欲亟往子今安歸我往何訪昔我在朝諫官侍從職當薦賢知子不貢朋黨之誣苟避讒諷兩相知而以心謂尺書之不用遂聲音之永隔哭不聞而徒慟嗟此奠之一觴本冀歡言之可共往莫及兮難追哀以辭而永送

祭尹師魯文

歐陽修

嗟乎師魯辯足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狹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山之崖野水之濱猿狖之窟麋鹿之羣猶不容於其間兮遂即萬鬼而為鄰嗟乎師魯世之惡子之多未必若愛子者之眾何其窮而至此兮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乎人方其奔顛斥逐困扼艱屯舉世皆冤而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

不見其悲忻用捨進退屈伸語默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握手
為訣隱几待終顏色不變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既已能通於性命
憂患之至宜其不累於心胸自子云逝善人宜哀子能自達予又
何悲惟其師友之益平生之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嗟乎師魯自
古有死皆歸無物惟聖與賢雖埋不沒尤於文章焯若星日子之
所為後世師法雖嗣子尚幼未足以付子而世人藏之庶可無於
墜失子於眾人最愛予文寓辭千里侑此一罇冀以慰子聞乎不
聞

祭蘇子美文

歐陽修

哀哀子美命止斯邪小人之幸君子之歎子之心胸蟠屈龍蛇風
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落震仆
如麻須臾霽止而回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
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邪嗟乎世人知此而已貪悅其外不窺其
內欲知子心窮達之際金石雖堅尚可破碎子於窮達始終仁義
得失不待較量哀哀子美來舉子觴

祭范公文

歐陽修

嗚呼公乎學古居今持方入圓丘軻之艱其道則然公曰彼惡公
為好訐公曰彼善公為樹朋公所勇為公則躁進公有退讓公為
近名讒人之言其何可聽先事而斥羣譏眾排有事而思雖仇謂
材毀不吾傷譽不吾喜誰非公徒讒人豈多公志不舒善不勝惡
豈其然乎成難毀易理又然歟嗚呼公乎欲壞其棟先摧桷椳傾
巢破殼披折傍枝害一損百人誰不罹誰為黨論是不仁哉嗚呼
公平易名諡行君子之榮生也何毀沒也何稱好死惡生殆非人
情豈其生有所嫉而死無所爭自公云亡謗不待辨愈久愈明由
今可見始屈終伸公其無恨寫懷平生寓此薄奠

祭杜公文

歐陽修

士之進顯於榮祿者莫不欲安享於豐腴公爲輔弼飲食起居如
陋巷之士環堵之儒他人不堪公處愉愉士之退老而歸休者所
以思自放於閑適公居於家心在于國思慮精深言辭感激或達
且不寐或憂形于色如在朝廷而官有責嗚呼進不知富貴之爲
樂退不忘天下以爲心故行於己者老益篤而信於人者久愈深
人之愛公寧有厭已壽胡不多八十而止自公之喪道路嗟咨況
於愚鄙久辱公知繫官在朝心往神馳送不臨穴哭不望帷銜辭
寫恨有涕漣漣

祭石曼卿文

歐陽修

嗚呼曼卿生而爲英死而爲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
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
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
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藏於地下者
意其不化爲朽壤而爲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
九莖奈何荒煙野蔓荆棘縱橫風淒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
叟歌唸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啾嚶今固如此更千
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鼯鼯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
獨不見夫纍纍乎曠野與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
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媿乎太上之忘
情

祭丁學士文

歐陽修

嗚呼元珍善惡之殊如火與水不能相容其勢然爾是故鄉人皆
好孔子不然惡於不善然後爲賢子之美才懿行純德誰稱諸朝
當世有識子之憔悴遂以湮淪問孰惡子可知其人毀善之言譬
若蠅矢點彼白玉濯之而已小人得志慙快一時要其得失後世
方知受侮被謗無如仲尼巍然衮冕不祀桓魋孟軻之道愈久彌
光名尊四子不數臧倉是以君子修身而俟擾擾姦愚經營一世
逮榮華之銷歇嗟嗟泯沒其誰記是皆生則狐鼠死爲狗彘惟一賢

之不幸歷千載而猶傷自古孰不有死至今獨弔乎沅湘彼靈均
之事業初未見於南邦使不遭罹於放斥未必功顯而名彰然則
彼讒人之致力乃借譽而揄揚嗚呼元珍道之通塞有命在天其
如予何孔孟亦然何以慰子聊為此言寄哀一奠有涕漣漣

祭吳大資文

歐陽修

惟公以孔孟之學晁董之文佐佑三朝始終一節顧惟庸繆敢啟
光塵而金門玉堂早接雋遊之末紫樞黃閣晚陪國論之餘雖出
處之略同在進退而則異余實衰病久思返於田疇公方盛年宜
復還於廊廟豈期白首來哭素帷飲醉百分尙想平生之意氣寫
哀一奠不知涕淚之縱橫

祭孫僕射文

代諸朝賢作

宋祁

嗚呼圓方相函有奧有清稟乎粹靈賢人挺生筌宰相期有睽有
遇值其嘉會盛烈斯舉允矣我公懿德乘時總是二美蔚爲人師
齊風泱泱洙泗閭閻弱齡就傳典學書紳巾箱篋積油素紛綸仁

宗御天擢首儒先所立卓爾其聲衰然一命筮仕十銓密啟緩珞
緇帷繙經壁水禮有愛羊河無渡豕我冠兩梁我紱斯皇進陪朝
禴兼侍藩房諸家去聖詆謫奪攘空言秕稗冀制桁楊公憤若時
毅然含章層墀發墨塞路摧楊說說學徒終知嚮方章聖臨馭神
庭構宇命公待詔軒然鳳舉邦實上賢人榮稽古鯁亮摩切優游
博裕匪尺是枉伊柔弗茹前膝宸帷叩頭省戶砥刃以須袞章輒
補謀之其臧弊庶遄沮帝念蒸黎連翩出麾奉行細札塞去垂帷
神明樹政樂職間詩居則率俾去而見思乃踐諫雷乃官瑣闥長
君繼明進階貳卿追鋒趣召燕席光亨宣室清問華光授經有猷
有爲弗猥弗并典常墳大武戒湯銘誦言必對嘉猷是經曰首魁
壘與世作程銀臺崇公閱其封牧騶耳耳公專厥使或司綿蕞
或教國子惟公得之異乎求之截河弗濶導疑靡虧大車而載秋
陽以輝鴻飛冥冥不慕矰弋公居法從志澹虛拯抗章引年闔門
謝客上所固留願焉弗獲龍筦筦言得請東藩奎鈎灑翰宴學申

恩亦命四近賦詩贈言臥閣踰歲乞骸去位春坊傳席菟裘仙里
疏受揮金式宴以喜廣德掛車貽孫及子天且佚老君能知止嚮
用五福與善則常公明且哲宜壽而昌天乎弗淑萎哲殲良曉實
占命忠言孔彰玉輝金相掩此不暘人彝代矩今也云亡士類相
弔朝家憫傷恤恩告第曠書密章高明令終微公孰當某等或奉
緒言或麻大庇遊藩蒙潤挹流疏穢平日函丈今茲交臂拘此宿
官永乖薄酌有李成蹊有碑墮淚遐齋令芳庶展哀愾嗚呼哀哉

祭孔中丞文

石介

昔公爲諫議大夫知兗州臣僚有以詩千篇獻上者執政者卽請
進爲龍圖閣直學士上曰千首詩豈若孔某一言卽日拜公龍圖
閣直學士公再爲中丞風格益峻及公沒劉平戰死于陣讒賊害
忠良誣奏平非戰屈乃叛耳天子怒將夷平家平家胥靡就闕寃
號道途逢騶唱中丞來平家將叩中丞馬言其事兩街賣販兒以
數千歎曰徒往訴耳是非孔中丞者平家慟哭而止噫至尊極者

君至愚暗者民尊極則不信愚暗則難開非公至忠豈能動尊極
耶非公至誠豈能感愚暗耶動乎尊極感乎愚暗公之道格于上
下矣嗚呼公之生也君稱之公之死也人感之公之道全於死生
矣夫道格于上下爲著全于生死爲難舉是二節公之道充於天
地之間矣大冬殘臘風號雲咽節物慘淡心肝摧折爐煙氤氳樽
酒冷烈享誠不享味公來降茲

祭王沂公文

尹洙

景祐初公臨洛師某在幕府公以才敏見目數被器使議獄處事
某或依違其言公之丁寧勗以正道及公再秉大政嘗以身事有
請門下公莊色厲辭不少恩假某始懼中謙終則大悟嗚呼凡公
語言雖因事見誨然公在大位默不敢傳公今薨謝輒錄以自思
一言之誣天寶鑒之以衰服不獲備故吏之列情禮莫伸嗚呼哀
哉

祭梅聖俞文

劉敞

謹以清酌庶羞祭于聖俞二十五兄之靈乃者鄰幾病革君往問之退而過我相對嗟咨我視君色異於他時自爲君診勸君從醫君雖我信其中猶疑明日大饗四方來賀奉觴上壽戎客在坐百辟相趨敢或私臥賜食上前謹懼已過疾果大作仆不能起俗醫控搏以表爲裏中涸外乾翁翁如燬勢一大跌不得中止俯仰晨夕遂有生死痛駭驚呼曷云能已孰謂旬日殺二賢士嗚呼哀哉物固有生生固有命豈曰君子獨天其性君之文學信于友朋君之孝友鄉黨是稱仕不過庸壽不百齡一至于此何其不平喪還故鄉義從此訣哭送道周情豈能絕

告伯父殯文

劉敞

古者庶人之喪鄰里執事其在士千里赴義及其送葬塗潦毋避焉有至親而或不至某獨不幸受命典城戎馬是司匍匐不能不哭于堂不祖于堂不祖于庭窆不復土虞不奉牲回望萬里悲號失聲門外之治王命實行蓋古亦云不卽人情於奠陳詞以昭哀

誠

祭范穎州文

王安石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明肅之盛身危志殖瑤華失位又隨以斥治功亟聞尹帝之都閉姦興良稚子歌呼赫赫之家萬首俯趨獨繩其私以走江湖士爭留公蹈禍不慄有危其辭謁與俱出風俗之衰駭正怡邪蹇蹇我初人以疑嗟力行不回慕者興起儒先首首以節相侈公之在貶愈勇爲忠稽前引古謹不營躬外更三州施有餘澤如醴河江以灌尋尺宿臧自解不以刑加猾盜涵仁終老無邪講藝弦歌暮來千里溝川障澤田桑有喜戎孽獯狂敢齟我疆鑄印刻符公屏一方取將於伍後常名顯收士至佐維邦之彥聲之所加虜不敢瀕以其餘威走敵完鄰昔也始至瘡痍滿道藥之養之內外完好既其無爲飲酒笑歌百城晏眠吏士委蛇上嘉曰材以副樞密稽首辭讓至于六七遂參宰相釐我典常扶賢贊保亂冗除荒官更於朝士變於鄉百治俱修

偷墮勉強彼闕不遂歸侍帝側卒屏于外身屯道塞謂宜耆老尙
有以爲神乎孰忍使至於斯蓋公之才猶不盡試肆其經綸功孰
與計自公之貴廢庫逾空夷其色辭散訐以容化于婦妾不靡珠
玉翼翼公子弊綈惡粟閔死憐窮惟是之奢孤女以嫁男成厥家
孰堙于深孰鏗乎厚其傳其詳以法永久碩人今亡邦國之憂矧
鄙不肖辱公知尤承凶萬里不往而留涕哭馳辭以贊醪羞

祭吳冲卿文

王安石

嗚呼公命在西長我一時公先我出我後公萎中間仕宦有合有
離後我所踐公輒仍之出則交轡處則連榻坐肘則並行肩則差
豈願敢及天實我貽公之停蓄及所設施有誥有誅亦有銘詩又
將有史傳所不疑我既僊眊何辭能爲婚姻之故唯以告悲

祭杜待制文

王安石

士恥無材恥不修身身修而材有不及民凡世可願於公皆有孰
窘其年不使難老貴者善防其有孰窺公心豁豁不置牆帷有挾
易驕不難拒善公義所在服之無賤惟以時施宜以每成又況於
公強果以行物貴於時常以其少悲矣子思我如其久鐘山北蟠
江落而東完厚密牢萬世之宮其歸孰知愚與在此酌公以文以
配銘史

宋文鑑卷第一百三十三

宋文鑑卷第一百三十四

祭文

祭韓欽聖文

祭曾博士文

祭王深甫文

祭歐陽少師文

祭王平甫文

祭歐陽文忠公文

祭魏國韓令公文

祭任師中文

黃州再祭文與可文

祭范蜀公文

祭歐陽文忠公夫人文

潁州祭歐陽文忠公文

王安石

王安石

王安石

曾鞏

曾鞏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宋文鑑卷第一百三十四

一

祭滕大夫母楊夫人文

蘇軾

祭柳遠文二首

蘇軾

再祭亡兄端明文

蘇轍

為家君祭呂申公文

程頤

祭知命弟文

黃庭堅

祭彭江州文

曾肇

代范樞密祭溫公文

張耒

代祭劉貢父文

張耒

祭張生文

張舜民

祭王樞密文

張舜民

祭范忠宣公文

陳瓘

祭呂申公文

鄒浩

祭王和甫文

田畫

祭范德孺文

畢仲游

祭陳了翁文

游酢

祭程伊川文

張繹

祭鄭庭誨文

毛滂

祭韓欽聖文

王安石

嗟為君兮邦之特目揚秀兮顏髮澤紛百家兮並涉超獨懷兮道

德博蕩蕩兮無畛寬恂恂兮莫逆出當官兮發論使權彊兮累息

年何尤兮止此祿不多兮誰嗇具壺觴兮醉哭攀喪車兮啟夕豈

獨愁兮吾僚隱多聞兮諒直顧笑語兮已矣莫來嘉兮魂魄

祭曾博士文

王安石

嗚呼公以罪廢實以不幸卒困以天亦惟其命與才違人實知

之名之不幸知者為誰公之閭里宗親黨友知公之名於實無有

嗚呼公初公志如何孰云不諧而厄孔多地大天穹有時而毀屋

日脫敗山傾谷圯人居其間萬物一偏固有窮通世數之然至其

壽夭尚何憂喜要之百年一蛻以死方其生時窘若囚拘其死以

歸混合空虛以生易死死者不祈唯其不見生者之悲公今有子能隆公後惟彼生者可無甚悼嗟理則然其情難忘哭泣馳辭往侑奠觴

祭王深甫文

王安石

嗟嗟深甫真棄我而先乎孰謂深甫之壯以死而吾可以長年乎雖吾昔日執子之手歸言子之所為實受命于吾母曰如此人乃與為友吾母知子過於子初終子成德多吾不如嗚呼天乎既喪吾母又奪吾友雖不即死吾何能久搏胷一慟心摧志朽泣涕為文以薦食酒嗟嗟深甫子尚知否

祭歐陽少師文

曾鞏

惟公學為儒宗材不世出文章逸發醇深炳蔚體備韓馬思兼莊屈垂光簡編焯著星日絕去刀尺渾然天質辭窮卷盡含意未卒讀者心醒開蒙愈疾當代一人顧無儔匹諫垣抗議氣震回過鼓行無前跋扈非恤世偽難勝孤堅意室紫微玉堂獨當大筆二典

三謨生明藏室彌挫彌厲誠純志壹斟酌損益論思得失經體虛萌沃心造膝帝曰汝賢引登輔弼公在廟堂尊明道術清靜簡易仁民愛物斂不煩苛令無迫猝棲置木索里安戶逸續斂兵革天清地謐日進昌言從容密勿開建國本情忠力悉卯未之歲龍駕颯歛再拯大艱垂紳秉笏乾坤正位上下有秩功被社稷等夷召畢公在廟堂總持紀律一用公直兩忘猜昵不挾朋比不虞訕嫉獨立不回其剛乞乞愛養人材獎成誘掖甄拔寒素振興滯屈以為己任無有廢拂維公平生愷悌忠實內外洞澈初終若一年始六十懇辭冕黻連章累歲乃俞所乞放意邱樊脫遺羈縶沉浸圖史左右琴瑟氣志浩然不陋蓬蓽意謂百齡重休累吉還幹鼎軸贊微計密云胡傾殂愁遺則弗聞訃失聲皆淚橫溢慙直不敏早蒙振拔言繇公誨行繇公率戴德不酬懷情獨鬱西望輕車莫持紉紉維公犖犖德義譔述為後世法終不泯沒記辭敘心曷能髣髴嗚呼哀哉

祭王平甫文

會鞏

嗚呼平甫決江河不足以爲子之高談雄辯吞雲夢不足以爲子之博聞強記至若操紙爲文落筆千字徜徉恣肆如不可窮祕怪恍惚亦莫之係皆足以高視古今桀出倫類而况好學不倦垂老愈專自信獨立在約彌厲而志屈於不伸材窮於不試人皆待子以將昌神胡速子於長逝嗚呼平甫余昔相逢我壯子稚間託婚姻相期道義每心服於超軼亦情親於樂易何堂堂而山立忽泯泯而颯駛計皎皎而猶疑淚汎汎而莫制聊寓薦於一觴纂斯言而見意

祭歐陽文忠公文

蘇軾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耆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有所畏而不爲譬如大川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沒也赤子無所仰芘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爲異端而學者

至於用夷君子以爲無與爲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爲得時譬如深淵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雜出舞魍魎而號狐狸昔其未用也天下以爲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爲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其請老而歸也莫不惆悵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豈厭世溷濁絜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昔我口先君懷寶遁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无狀因緣出入受教於門下者十有六年於茲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救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蓋上以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嗚呼哀哉

祭魏國韓令公文

蘇軾

天生元聖必作之配有神司之不約而會既生堯舜禹稷自至仁宗龍飛公舉進士妙齡秀發秉筆入侍公於是時伸舒賈誼方將登庸盜起西夏四方騷然帝用不赦授公鉞鉞往督西旅公於

是時方叔召虎入贊兵政出殿大邦恩威並行春雨秋霜兵練民
安四夷屈降公於是時臨淮汾陽帝在明堂欲行王政羣后奏功
罔底于成召自北方付之樞衡公於是時蕭曹魏邴二帝山陵天
下悻悻呼吸之間有雷有風有存有亡有兵有戎公於是時伊尹
周公功成而退三鎮偃息天下嗷然曷日而復畢公在外心在王
室房公且死征遼是卹嗚呼哀哉六月甲寅人之無祿喪我宗臣
我有黎民誰與教之我有子孫誰與保之巍巍堂堂寧復有之公
之云亡我無日矣慟哭涕流何嗟及矣昔我先子沒于東京公爲
二詩以祖其行文追典誥論極皇王公言一出孰敢改評施及不
肖待以國士非我自知公實見謂父子昆弟並出公門公不責報
我豈懷恩惟此涕泣寔哀斯人有肉在俎有酒在樽公歸在天寧
聞我言嗚呼哀哉

祭任師中文

蘇軾

允義大夫維蜀之珍詩之老成易之丈人去我十年其德日新庶

一見之遽沒元身惟慥與軾匪友則親自丙以降昔惟州民旅哭
于庭惻焉酸辛禍福之來孰知其因自壽自天自屈自信天莫爲
之矧凡鬼神生榮死哀自昔所難持此令名歸于九原

黃州再祭文與可文

蘇軾

嗚呼哀哉我官于岐實始識君方口秀眉忠信而文志氣方剛談
詞如雲一別五年君譽日聞道德爲膏以自濯薰藝學之多蔚如
秋蕢脫口成章榮莫可耘騁騁百家錯落紛紛使我羞歎筆硯爲
焚再見京師默無所云杳兮清深落其華芬昔藝我黍今孰其饋
餽醢歌呼得酒而醺天力自然不施膠筋坐了萬事氣回三軍笑
我皇皇獨遠壖紛俯仰三州眷戀桑粉仁施草木信及麋麕昂然
來歸獨立無羣俛焉復去初無戚欣大哉死生悽愴蒿君沒談
笑大鈞徒勤喪之西歸我竄江濱何以薦君採江之芹相彼日月
有朝必曛我在茫茫凡幾合分盡此一觴歸安于墳嗚呼哀哉

祭范蜀公文

蘇軾

鳴呼仁宗在位四十二年畦而種之有得皆賢既歷三世悉爲名臣今如晨星存者幾人孰如我公碩大光明導日而昇燦焉長庚死生契闊公獨壽考天實耆之以殿諸老二聖嗣位仁義是施公昔所言略行無遺維樂未和公寢不寧樂成而薨公往則瞑凡百君子願公無極胡不萬年以重王國責難之忠愛莫助之嗟我後來誰復似之吾先君子秉德不耀與公弟兄一日之少窮達不齊歡則無間豈以閭里忠義則然先君之終公時在陳宵夢告行晨起訃聞先友盡矣我亦白髮聞公之喪方食哽噎堂堂我公豈其云亡望公凜然猶舉我觴

祭歐陽文忠公夫人文

蘇軾

嗚呼文忠之薨十有八年士無所歸散而自賢我是用懼日登師門既交諸子入拜夫人望之愀然有穆其言簡肅之肅文忠之文雖無老成典刑則存何以嗣之使世不忘諸子惟追好學而剛夫人實使兄弟吾孫徼福文忠及我先君出守東南往違其顏病不能見卒以訃聞自斂及葬餽奠莫親匪愧于今有覲昔人寓詞千里侑此一樽尚享

穎州祭歐陽文忠公文

蘇軾

嗚呼軾自齟齬以學爲嬉童子何知謂公我師晝誦其文夜夢見之十有五年乃克見公公爲拊掌歡笑改容此我輩人餘子莫羣我老將休付子斯文再拜稽首過矣公言雖知其過不敢不勉契闊艱難見公汝陰多土方譁而我獨南公曰子來實獲我心我所謂文必與道俱見利而遷則非我徒又拜稽首有死無易公雖云亡言如皎日元祐之初起自南遷叔季在朝如見公顏入拜夫人羅列諸孫敢以中子請婚叔氏夫人曰然師友之義凡二十年再升公堂深衣廟門垂涕失聲白髮蒼顏復見穎人穎人思公曰此門生雖無以報不辱其門清潁洋洋東注于淮我懷先生豈有涯哉

祭滕大夫母楊夫人文

蘇軾

鳴呼士盛慶歷如漢武宣用兵西方故西多賢惟時滕公實顯于西文武殿邦尹范是齊功名不終有命有義我時童子知爲公喟四十餘年墓木十圍乃識其子傾蓋不疑忠厚且交前人是以前心平反慈訓則爾仰止德人如岡如陵升堂而拜猶愧未能豈其微疾一慟永已胡不百年以慰其子壽祿在天考終非亡鵲巢之應子孫其昌

祭柳仲遠文二首

蘇軾

嗚呼哀哉我生多故愈老愈艱親朋幾人日代日遷逝者如風計來逾年一慟海微摧骨破肝痛我令妹天獨與賢德如召南壽甫見孫矧我仲遠孝友恭溫天若成之從政有聞富以學術又曰以言久而不試理豈其然崎嶇有求凡以爲親雖不負米實勞且懃知止于此不如歸閑哀我孤甥生如閔顏銜痛遠訴誰撫誰存逝者已矣存者何冤慎勿致敗以全汝門以慰我仲遠永歸之魂嗚呼哀哉我厄于南天降罪疾方之古人百死有溢天不我亡

其朋戚如柳氏妹夫婦連璧云何兩逝不憇遺一我歸自南宿草再易哭墮其目泉壤咫尺閔也有立氣貫金石我窮且老似舅何益易其墓側可置萬室天定勝人此語其必

再祭亡兄端明文

蘇轍

嗚呼惟我與兄出處昔同幼學無師先君是從游戲圖書寤寐其中曰予二人要如是終後迫寒飢出仕于時鄉舉制策並驅而馳猖狂妄行誤爲世羈始以是得終以失之兄遷于黃我竄于筠流落空山友其野人命不自知還復簪紳俛仰幾何寵祿遄臻欲去未遑禍來盈門大庾之東漲海之南黎蠹雜居非人所堪瘴起囊帷颯來掀簷臥不得寐食何暇甘如是七年雷雨一覃兄歸晉陵我還潁川願一見之乃有不然瘴暑相尋醫不能痊嗟兄與我再起再顛未嘗不同今乃獨先嗚呼我兄而止斯耶昔始宦遊誦韋氏詩夜雨對床後忽有違進不知退踐此禍機欲復斯言而天奪之先壘在西老泉之山歸骨其旁自昔有言勢不克從夫豈不懷

地雖邾郟山曰蛾眉天實命之豈人也哉我寓此邦有田一廛子孫安之殆不復遷兄來自西於是盤桓卜吉孟秋歸于其阡潁川有蘇肇自兄先

為家君祭呂申公文

程頤

嗚呼公稟則異得天之粹遭茲昌辰出為嘉瑞生而富貴處之無累幼而聰明充之能至學既知真仕則為道出入屢更險夷一操二聖臨御人望是從起藩入輔命相再公平日視公靜默恂恂國論所斷一言萬鈞謂公無位位為相臣謂公得志志存未伸然公心如權衡所以無閒言於率土德如山嶽所以致敬心於人主從容語默之間人孰量其所補胡上天之不弔不一老之愁遺淵水無涯將孰求於攸濟百身莫贖為有識之同悲嗚呼哀哉羸老餘生辱知有素二男論忘勢之交不偶無酬知之路阻臨穴以伸哀姑託文而披露想英靈兮如在監丹誠而來顧

祭知命弟文

黃庭堅

君歿荊州我在萬里歿後四月始聞訃音既無孤惇恃有兄弟天既喪我君不能年自我哭君頭髮盡白英風豪氣窘此一棺拊棺長號殆無生意公私之計身有所縻既難以歸舟車可慮乃得吉卜旅殯僧坊雖遠至親理則安宴無驚無恐扶將上輿絕慟一觴其君尚饗

祭彭江州文

曾肇

嗚呼器資忽不見其安之乎孰謂天生斯人而止於斯乎人固忌子之獨立天亦責子之不詭隨乎不然何以壽不躋於六十位不過四品卒泯默而無施乎嗚呼器資凡世可貴學問文章言語政事有一于茲足高士類而況居今行古蹈義依仁衆人所趨而視若無有舉世所背而仔肩以身陷奔當前而不避會何得喪之足云此固聖賢之自任豈止度越於時人至若孝友著於閭門信義行於鄉閭處榮悴而無虧臨死生而不亂可謂內外全德始終一貫實橫流之砥柱宜大厦之棟幹奈何道未行於當世福未及於

生靈忽飄流於下國遂天闕於修齡去此昭昭卽彼冥冥有志不
就銜恨泉扃惟自立之卓偉巨萬世如日星彼一時之苟得譬熠
燿之與長庚嗚呼器資末俗陵遲朋友道熄許與之分切磋之益
衆皆訑訑子獨汲汲我生昏愚與世殊適惟子好我論心莫逆我
先我後子爲羽翼我有過咎子爲藥石子今云亡有善誰責豈無
他人莫如子直嗚呼器資念昔太學相從之初綢繆繾綣二十餘
年中間省闈並典贊書出入風議惟子子俱子如飛黃豈受罽拘
有言不用去不須與我亦遭讒自請州符跡有乖隔心焉弗殊去
歲京城子留我北中情莫宣相視默默我行未幾子亦南遷孰云
契闊會不經年尺書未達已隔終天寢門一慟有淚如泉嗚呼器
資子訃之來我適罪逐相念平生了然在目匍匐欲往身有羈束
千里寓辭以代號哭

代范樞密祭温公文

張耒

嗚呼天祚有邦畀之元龜篤生我公爲世父師夷齊之清淵騫之

德子產之惠叔向之直人擅其一足以成名公兼眾德乾乾不寧
九流百家金匱石室鉤索沉隱裁其失得根柢治亂經綸皇極作
爲文章有書秩秩玄圭大裘望之肅然冬暘夏冰赴者爭先仁英
兩朝鎗鎗厥聲國有正人折姦于萌荏染柔木求直於繩我公盡
規君心則寧烈烈神考體貌有德公獻有可巖巖翼翼言有未用
不敢受爵深衣幅巾歸休於洛公則休矣四方顛顛君子野人洎
于他邦聞風懷歸于父子兄天施不齊或怨寒暑公獨何施四海
一譽元豐末年國有大事穆穆文母宥我神嗣爰立作相媚于神
人我公在庭其重萬鈞士賀于朝民歌于塵農慶於野兵休於邊
燠爾慄寒養其飢辱無瘠于飢無休于田培其本根枝葉則茂豈
曰我作憲章惟舊於赫聖考左右上帝休公于家實遺聖子卷耳
思賢夙夜周京不惑不疑成此太平公之去來人之戚嬉人之戚
嬉帝之從違豈人事耶天實爲之純仁不才辱公之深人之相知
貴相知心惟公我知洞達表裏采其所長謂或可使申結義好邱

山不移匪我則然公實取之泚泚清洛獨樂之園嘉華春剪修竹
夏寒清酌翛然我招我從琅琅嘉言有銘在躬朝偶乏人備位樞
機入與國論獲親風規六七年間爲益不貲私祈白首從公以歸
憂勞傷生公既邁疾庶幾有瘳卒相王室國祠既誓公以喪聞我
心之悲不獲至門入哭于室公既大斂終天之情不一見面人生
有死如旦夜耳曾子將沒知免而喜公身既修公志既畢既壽令
終無有其失有如公者古今萬一任重道遠稅駕茲日庶幾念此
以紓我悲猶有鬼神實聞我辭

代祭劉貢甫文

張耒

嗚呼子之強學博敏超絕一世肇自載籍孔墨百氏太史所錄俚
問野記延及荒外陰陽鬼神細大萬殊一載以身下至律令老吏
所疑故事舊章在廷不知有問於子歸如得師直貫旁穿水決矢
飛一時書林眾俊並馳滿堂賢豪視子塵揮逸足奇毛不受綬羈
擯守列郡吏民畏思治盜宛胸不事誅斬他嚴見欺子愛不犯中
斥子南人憂子怡歸來白首晚職訓詞子之來歸亦既疾病惟其
精明猶足以永誰云如子竟止斯耶國失君子善人之嗟方其盛
時弛不得張亦既有遭而蠱其強誰與子仇敗子百世雖然今日
竟何有亡惟我與君同年進士申以婚媾兼恩與義平生笑談樽
席安喜其當在耶臨此酒裁

祭張生文

張舜民

嗚呼學者所以去鄉里離父母妻子甘淡薄盡勤勞繼晷夜而不
息者知患其道之不至而不患乎身之不安也身安可以學道知
愛其道以亡其身亦蔽之深者也而吾子既死矣其知之乎否耶
然諫爭之臣死於朝廷疆場之臣死於敵國吾子死於庠序其志
一也有雖凶而無咎者吾子之謂乎嗚呼吾子年猶未壯敏而好
學死乎數千里之外母老而失所養妻寡而失其養晚節末路委
爲窮人天道固如何哉是可悲也已

祭王樞密文

張舜民

夫物有自小而致大積卑而致高唯豫章之材數年而過百尺騏驥之足一日而馳千里黃河發源而注海太華拔地而參天與夫命世之英特起之士布衣負公輔之望小官蘊廊廟之器一旦遭時遇主建功立業姦邪望風而屏息賢者引類而彙征朝廷以之治安禮樂由是興起則豈特豫章騏驥黃河太華之比也其公之謂乎唯公少而居家則膺令名長而出任則有公望乘時設施自州縣之卑數年之間致位二府危言大節變動天下之耳目明而可見者著以爲甲令隱而不露者杜患於未形披榛攘棘正路廣開大姦雄懟束手鼠身歷觀先世以來固有以兵武而克禍亂定冊而安邦家者率皆塗炭驅除糜爛而後止曾未若雍容於簾箔之前啟迪於方幅之內興利除害如醫者以毫芒之鍼刀圭之藥愈膏肓沈痼之疾不知其工妙之端也宜其天下爲之矚目二聖謂之有功孟子自謂放淫辭詎諛行以承三聖程公之力較公之才固不在孟子之下然才高則多嫉位隆則招殃曾不旋踵讒言

遽興未及中年百疾交作二聖方隆之眷而有云亡之歎八十待養之親而嬰哭子之情善人堂堂擯死略盡爲國家者將何賴焉始猶疑之人事今日乃知天極自天復何言哉嗚呼公之存不能共致其力公之歿不能一哭其門徒然予知有愧古昔遺詞揮淚靈乎歆哉

祭范忠宣公文

陳瓘

昔文正公在仁宗時忠於謀國眾正所依心虛而明照了不疑先事而慮有如著龜兩遭勅榜益奮不移外禦元昊數蹈禍機國勢旣安奚恤我危考公行事允也似之安不擇地難不敢辭至於言兵則曰不知豈曰爲異各遵其時不述其跡是乃無違三年遽改生事者誰蔡相南行公獨救之一勝一復其兆在茲公可以默又進忱辭人亦有言公爾忘私孰能臨義捨安取危一斤四年盲廢始歸天子哀憐拜命涕洟其心不育意欲有施人願公留爲帝龍夔病不能對人所歎咨天子曰吁疾尚可爲錫以上劑臨遣國

鑿丁寧訓飭速療勿遲云何不淑竟止於斯嗚呼哀哉公果已矣
舉世思公公不來矣人之於公有合有睽聞公之歿睽者亦悲情
隔生死公論乃出悲公之人始自今日臨終不昧忍死有述小其
一身大我王室置小恤大自初訖終可使聞者勸而作忠太宗征
遼喬死不忘心之所慮奚獨一方願惜生靈願合朋黨願爲宣仁
一洗誣謗願正其事願辨其人願以中道行帝之仁嗚呼哀哉言
惟心聲孰無此聲孰有此誠神器雖大如人之形愛養胃氣可以
保生陽明之經徧於四體呼吸之間無有不差左絡連右首脈應
趾中經流行寧有定位彼執一者弃異取同異我曰偏同我曰中
語各有心心各有物孰能審是而不彼恤公獨有言繼者誰乎公
薨我悲豈緣葭葦公昔南遷我在北陲側身以望心往從之及公
之還我有言責陳留雖近欲往不得平生想慕獨未識公見公之
心何必形容文正歿後公又亡矣仲季方興公復有子其門益大
其道益光公可無憾我亦奚傷

祭呂申公文

鄒浩

天祐主上篤生我公來對休運爲今大鴻面槐執璧啟心而恭眾
方窘迫公獨從容爰有因革論起如蜂公徐一言翕然以從事已
而默終日斂躬若無所與莫測胷中但見百官上下以功但見四
夷車書以同但見田野年穀以豐流離者復憔悴者充白頭黃馘
端見兒童爰笑爰語涵詠時雍朝廷益尊勳業益隆殊尤俊偉益
振家風人亦有言孰不薦紳維公秉國始爲有臣人亦有言孰不
是似維公肯構始爲有子竊惟公初信非凡人情不聲色學不空
文西山之清孟軻之醇德盛行高孰與擬倫如古寶器如時慶雲
世獲覩者倍萬懽欣所以施設如前所陳公昔去位君子怛傷比
登三事交賀壺觴宜其昊天俾壽而康曷爲不仁禍降非常兩楹
入夢中台坼光歲值龍蛇遽爾云亡業岌大厦摧其棟梁爰自二
聖遠極八荒知與不知失聲沾裳顧如某者頃在廣陵辱公青眼
收之門庭豈徒應格薦其姓名每及人物猥賜題評遂令踈賤聞

子公卿重念參侍屏息人後未嘗請閒敢祈公售爾來日月不爲
不久文章工乎問學正不公竟不問不考其有若爲憐之久而益
厚仰惟此恩山嶽在首吉卜伊邇將舉神匱義當捨官躬設雞酒
願莫之遂視古則醜寓茲一奠以昭不苟公騎箕尾靈來歆受

祭王和甫文

田畫

惟公心符於跡實稱其名包含蘊蓄見於力行頃在并府參詳機
務韓侯子宣城彼西土發民四萬以踵其武將臣依違莫敢或悟
公曰不然深入賊所師干之用茲亦焉取振旅言旋書可插羽毋
空我師祇以餌虜我言有成帝用嘉止陟於陪屬亦既顯仕士有
險虜真人危機媚彼技能撥於文詞童謦孺蠅羣舌毛起公獨營
之卒免於死明明天子從諫如流爰屬星變直言是求敢謂臣鄰
不臧其謀厚斂竭作變則有由擢尹王畿剖煩析微游刃書驕風
颯霆飛曾未百日狴犴告空夷人駭觀邦史奏公遺書上變蔓延
無辜公摘其姦弭於須臾邱封萬計終以不徙請師文王掩骼埋

訛乃發蒐慝乃治強梗貴幸側目權豪斂衽遂躋丞轄天子是毗
正人所倚細民所腓有夏多罪天命徂征鼠奔鳥竄師老于行
皇帝震怒載整其旅簡期授材恢我疆圉內焉卿士噤不一語外
焉方鎮則惟所舉公力如虎公乃有陳豈不來威眷此下民皇
帝曰都汝惟可信一言罷師天子神聖其惠伊何曰蠲其逋其怨
伊何曰緩其獄忠烈允著仁風載穆孰是勳庸而不公屬法吏沾
沾吹毛刻骨陵藉衣冠狐氈豕突有如公者致於彈文竟坐焚墨
廢其終身粵雋在下實公貽恥勿俾墮沉式穀以位熾佞截截心
折膽落嫉公居中肆是讒譎出領大邦曰昇與青周旋揚雍晚殿
于并政尙寬大存鰥弔婢肆靖我境其隱如城公在帷幄恩威延
延彼蠢者羌毋敢犯邊施及卒伍以至降虜祝公百年稽顙蹈舞
胡爲遇疾奄然殂歿疇昔起之以定王國於皇聖君誰適謀矣哲
人云亡梁木隳矣蚩蚩之毗靡所依矣街祭巷泣嗟何及矣維昔
不肖往官江濱龍襄鳳翥始見偉人平生知己世無擬倫執手上

堂得於逡巡匪惟知之抑又存之保釐我躬燕及其私自時契闊亦復流離川塗阻越夢寐懷思旌旆北來言適太鹵迎拜霍邱笑言如故恩斯閔斯公意愈隆引寘幕府獻醅從容謂公壽康歸相天子乃今冥冥聲采頓委大明在上品物在下巍巍堂堂遽卽長夜我心傷悲公葬有期念非古人懷祿在茲旒車髣髴與公永違致彼薄奠有愧公知嗚呼哀哉

祭范德孺文

畢仲游

曩歲識公靈武之城公貌既偉公氣亦英黃河瀚海開關共行公矜我戇我知公誠遂同夷險期以死生其後公顯鏗錡有聲既顯而貴隱然大名帥慶帥延帥熙帥并武夫悍卒怖若雷霆軍師老將心服其靈屬韃聽命甘從使合四路十年不知有兵及公尹洛以嚴輔明下教既悉擿伏亦精洛城萬室千里爲酌家畏公如公是鄰宿姦巨猾魂褫魄淪擊斷取捨莫知其因遂皆斂手以公爲神凡人之情僥倖苟得公獨裁之如穴被塞凡人之情好寬喜

逸公獨檢之規矩繩墨宜其不憚而以爲病乃獨懷公式歌且詠豈其施設遠而難窺人樂其大而忘其私不然則公不足爲奇矧公門戶奕世顯榮太師爲父相轄爲兄公又崛起吸喋崢嶸宜繼三人秉國之成而公一廢十有八齡公廢于家匪公匪卿二邊倚重猶如長城人言公復士夫倏興人言公用夷虜震驚公復之日萬耳皆傾復未之用公而已薨嗚呼哀哉吉人今喪矣胷中之奇包而往矣威名氣像豈可爲矣子末小生將何依矣慟哭于野出相送矣追念平昔恍如夢矣嗚呼哀哉

祭陳了翁文

游 醉

嗚呼陳公萬夫之傑大虛無塵心凝知徹經綸大猷如挈裘領灼知幾先眇綿作炳慮遠而知者疑言危而弱者警蒼龜有稽可觀而省嗚呼陳公知事道而已不知鼎鑊之臨其顛也知徇國而已不知陷穽之橫其前也阨之白首而氣愈和蹙之死地而志愈堅處約彌久妻孥裕然畎畝念忠頂踵利物人疑其爲墨平生拯飢

任重一身吾知其爲稷行道之人聞者心惻意者天將降之大任而空乏其身耶意者吾君將追念其篤誠發獨斷而收之以澤斯民耶嗚呼孰謂流離川途遄迴萬狀而淪於淮楚之濱耶嗚呼孰謂謀可以託心膂力可以任股肱而志願卒不伸耶浩浩元精慘不知其因耶歲首之書後訃而達執書一慟骨驚心折嗚呼陳公蓋將有哲人能盡知而賢之有志士能慷慨而言之有仁人能經紀其家而存之有良史能具載其實而傳之區區鄙詞曷足以涉其流而泝其源乎寓奠一觴聊薦悃悞東望傷懷落橫臆尙饗

祭程伊川文

張 繹

嗚呼利害生于身禮義根于心伊川此心喪于利害而禮義以爲虛也故先生踽踽獨行於世眾乃以爲迂也維尙德者以爲卓絕之行而忠信以爲孚也立義者以爲不可犯而達權者以爲不可拘也在吾先生曾何有心與道會冥然無際無欲可以係羈兮自克者知其難也不立意以爲言兮知言者識其要也德輶如毛

毛猶有倫無聲無臭夫何可親嗚呼先生之道不可得而名也伊言者反以爲病兮此心終不得而形也維太山以爲高兮日月以爲明也春風以爲和兮嚴霜以爲清也在昔諸儒各行其志或得乎數可觀乎禮學者賴之世濟其美獨吾先生淡乎無味得味之眞死其乃已自我之見七年于茲含孕化育以蕃以滋天地其容我兮父母其生之君親其臨我兮夫子其成之欲報之心何日忘之昔先生有言見乎文字者有七分之一心繪乎丹青者有七分之一儀七分儀固不可益七分之一心其猶可推而今而後將築室于伊洛之濱望先生之墓以畢吾此生也嗚呼夫子沒而微言絕則吾固不可得而聞也然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百物生惟與二三子洗心去智格物去意期默契斯道在先生爲未亡也嗚呼二三子之志不待物而後見先生之行不待諫而後微然而山頽梁壤何以寄情淒風一奠敬祀于庭百年之恨并此以傾

祭鄭庭誨文

毛 滂

石梁鬱然上有佳氣下走清湍昔聞異人相攜盤桓寥寥至今漁
樵所安尚意山閒人必有異下乃君廬長廊甲第記初識君在稠
人中孤熊傲兀知不可籠一見傾蓋定交尊俎豈唯姻聯氣則相
許子才鬪茸寡諧於世所賴得君差彊人意奮然高談氣蓋一座
有非吾曹瞪目欲唾君真偉人秀眉奇狀使當卒學仕必人上退
託於酒日飲亡何羽衣岸巾枕翹而哦小詩立成晚更婉熟不樸
不園元和賸馥揮金如土結客如市遠韻翛然形骸之外名利之
徒其隘如髮敗意苦心十居七八開口一笑人生能幾君醉不知
笑以沒齒君年不足行樂則過胡用百憂齒搖髮墮曩予西征相
酌以酒酣歌悲壯起舞為壽予為此別行當來歸當益釀酒從君
傲嬉予歸酒熟君不復臨有佳風月如聆車音薦酒君堂予目泣
然呼君不聞是豈醉眠

宋文鑑卷第一百三十四

宋文鑑卷第一百三十五

祭文

祈雨祭漢景帝文

歐陽修

祭城隍神文

歐陽修

祈雨祭漢高帝文

歐陽修

北岳祈雪文

宋祁

祭左邱明文

黃晞

祭馬當山上水府文

呂誨

諸廟謝雨文

曾鞏

福州鱔溪禱雨文

曾鞏

始定時薦告廟文

張載

生擒西蕃鬼章奏告永裕陵祝文

蘇軾

禱雨社稷四首

蘇軾

祭戰馬文

路振

諡議

孫爽宣公議

張忠定諡議

趙僖質諡議

陳執中諡榮靈議

歐陽文忠公諡議

范忠宣公諡議

祈雨祭漢景帝文

宋祁

劉敞

劉敞

韓維

李清臣

鄧忠臣

歐陽修

縣有州帖祈雨諸祠縣令至愚以謂雨澤頗時民不至於不足不敢以煩神之視聽癸丑出于近郊見民稼之苗者荒在草間問之曰待雨而後耘籽又行見老父曰此月無雨歲將不成然後乃知前所謂雨澤頗時者徒見於城郭之近而縣境數百里山陂田畝之間蓋未及也修以有罪為令於此宜勤民事神以塞其責令既治民獄訟之不用又不求民之所急至去縣十餘里外凡民之事

皆不能知頑然慢於事神此修為罪又甚於所以來為令之罪惟神為漢明帝生能惠澤其民布義行剛威靈之名照臨後世而尤信於此土之人神其降休以答此土之民之信

祭城隍神文

歐陽修

雨之害物多矣而城者神之所職不敢及佗請言城役用民之力六萬九千工食民米一千五百石眾力方作雨則止之城功既成雨又壞之敢問雨者於神誰尸吏能知人不能知雨惟神有靈可與雨語吏竭其力神祐以靈各供其職無愧斯民

祈雨祭漢高皇帝文

歐陽修

吏有常職來官于滁者不三四歲而易也神食于此無窮已也神與吏於滁人孰親且久孰宜愛其人之深也滁人敢慢神而犯威靈也其畏信勤事於神也吏於凡小事猶皆動有法令約束違則有罪孰若神之變化不測而能與民轉災為福也吏朝夕拜禱彌旬越月而無所感動神之招呼風雲開闔陰陽而役使鬼物頃刻

之間也今民田待雨急矣吏知人力不能為猶竭其力而不得已
況神之易為也況滌人畏信勤事之久而親神宜愛之而又有可
以轉災為福變化不測之能也吏誰敢與神較而修輒以此為黷
者蓋哀民之急辭也其政不善而召災旱又以為黷神宜降殃于
修而賜民以雨使賞罰並行而兩得也民之幸也修之願也

北岳祈雪文

宋 祁

自冬無雪大寒不效宿麥枯槁涉春之仲土價凍泮天極愈高暖
氣蚤來厲鬼挾疫以中齊人寒咳僵仆赭埃蒙田耒耜弗施夫家
愁歎疾首無訴並待飢虛臣荷二千石印綬克長此邦部九州軍
地幅員千里民有不獲匪臣孰司臨政不敏御下弗明事神不虔
怨詛騰布為疾為旱職臣所召向者已遣府從事投訴祠闕冀蒙
嘉生而涉月跨歲大和闕鬱終風連朝雲合輒披臣日者自省不
知所救惟身多罪蔽暗懦愚非帝所赦不敢逃誅斯民何辜罹此
亢厄孩耄相持驅就困窮有仁如帝而不垂閔側聞古諸侯祭境

丙山川以山川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福庇其下而血食之自侯
以降養犧儲醪跪伏進薦或禴或嘗不敢有貳以能為之主也惟
帝所主乃州之望何材不取何變不儲然則蓄而泄之沛潤千里
振洗煥焚奮張葉牙滋液流浸啟侑有年是岳所以主而州所以
為望也人能事神神能庇人方窮而訴必見哀情物薄請豐所恃
至誠

祭左邱明文

黃 晞

噫嘻嗚呼天地何私鍾才特殊曾羅萬象器函八隅堯形舜骨禹
步湯趨巍巍左邱千古德孤周孱魯恠玉石混淪何王何侯何主
何奴鬼哭朝陽狐巢國都丁艱憤辰閉目涕裾捉簡磨鉛申杼踟
躑仲尼經之神居緯諸百王千法電熠霞鋪浮忠暴孝竄姦磔諛
弗官而賞弗斧而誅雲龍譎詭麟鳳怡愉星紀二十鱗如燦如後
俗荒醉履捷迷途跬步咫尺荆棘扶疎鄒夾公穀不式不謨侵官
盜位犯禁罹辜指白為赤驚聳駭愚太陽無色殘燈有餘惟聖作

古降聖冀區四子於是析言厚誣仲舒劉向習異牽拘病在膏髓
徒信皮膚有漢後葉方漏本書子駿元凱怒氣虹舒赤地申力橫
流展圖大年倏臻平原罔虞凜然千祀清風襲子時移事遠迷終
反初陸涓啖趙信吠空虛黃鍾成習夸紫亂朱方孩躑躅作氣跣
跣骨幹葱弱吻齷乳濡張唇哆齒啾啾狂聖姝厲齊鑣並驅
蚓口蟬腹性稟只且張皇受納毫芒碎銖孰先而師孰後而徒更
唱迭和蠅喧蠓吁噫嘻嗚呼有梟者子食母含腴有梟之士爲儒
賊儒古人有法礎爾之軀少宰司寇木偶屍蛆折劍尺鐵土蝕階
除旁徨觀者血迸睛枯歲次庚寅假道曹墟秀嶺參天苦霧冥紆
寤寐晷刻舛蠻冥符驚醒感嗟肅齋造祠酌水投文噫嘻嗚呼

祭馬當山上水府文

呂誨

惟神道靈水府雄據長江濟物利人載在祀典然風波重阻帆檣
交會物貨質遷者商人之利也又如冒官販墨侵漁下民重裝以
還者貪利之吏也是皆行險徼幸日進千里而不知其徑者利汨

於中豈計於險易一有傾覆固其宜矣至若艦尾相銜率鍾致石
遠奉公上固有期會豈得已者又況忠臣義士忘軀報國一言忤
時謫斥萬里雖葬於魚腹未厭仇人之欲與夫徇福誠異趣爾意
天地設險阻舟楫濟不通皆有所謂神據險阻受國封爵濟物利
人福善禍淫乃其職爾今狂蛟肆怒乘風鼓浪恣其覆沒阡危若
是果威靈不能制耶彼安濟者皆其幸耶誨六年中再得罪沿沂
上下者四移麾晉陽舟次于是適值風濤幾爲淪溺三日未霽故
具半醴禱訴所誠神其監焉

諸廟謝雨文

曾鞏

吏之罪大矣一切從事於謹繩墨督賦役而已民之所欲不能與
所惡不能去自恕以竊食不知其可媿安能使陰陽和風雨時乎
故若鞏者任職於外六年于茲而無歲不勤於請雨賴天之仁鬼
神之靈閔人之窮輒賜甘澤以救大旱吏知其幸而已其爲酒醴
牲饗以報神之賜曷敢不虔維神尚終惠之使永有年則神亦無

窮有依于人

福州鱔溪禱雨文

曾鞏

嗟乎旱也誰則為之芄芃之稼將稿而萎噉噉之眾曷望而依為
閩屬者寇賊之罹逮其既附我士已疲餘醜成羣百十睚眦跳浪
出沒負力乘熾亦有為渠諸偷所推相望綦布未受罽羈室家莫
寧遠近以疑我畜以柔亦震以威從有法賞不從係纍或擾而序
或就繯徽逮歲朔易盪定無遺山林夜行笑語追隨吾人即安舍
糗而嬉士馬亦奮桓桓駉駉天子聖德海邦是綬維此海邦初亦
難饑今宇寧矣師征始歸今食足矣虞實尚微若歲大熟如梁如
茨如陵如坻自公及私獄無訟繫里無盜闕式于永世方始在茲
今此大田既碩而齊俾不卒成熟忍為斯神有靈蹟國人所祇神
有顯號天子所躋萎能起之槁能澤之胡能有餘斂而不施我用
卜日蚤駕以馳即告潭側尚其聽之攘除驕陽騰雲曠霓播為甘
液霈洒淋漓俾農有秋百物具宜熄愉與爭長置刑笞人於報事

豈有歎思

始定時薦告廟文

張載

自周衰禮壞秦暴學滅天下不知鬼神之誠繼孝之厚致喪祭失
節報享失虔狃尚浮圖可恥之為雜信流俗無稽之論世代寢久
習為厥常載私淑祖考遺訓聖賢圖書歲恥月慙朝憤夕惕比用
瞻拜愧汗不容自安竊自去秋以來稍罷無謂節名閭閻俗具一
用拜朔之辰移就新薦然而四時正祀尚未講修禮謂士有田則
祭無田則薦祭用四孟薦用仲月載於秩命乃視天子中士當用
四仲擇日申薦成禮故議自今春二月為始決用四時分至之日
舉行常儀然尚懼採擇之未明括俗之易駭或財用不足或時不
得為未免雜用褻味燕器參從近事遽爾變創要之所安恭惟考
妣恩明尚賜矜享閒有未盡仍幸稍益改修方歲之初不敢不告
惟賜鑒諒幸甚

生擒西蕃鬼章奏告永裕陵祝文

蘇軾

大獮獲禽必有指縱之自豐年高廩孰知耘耔之勞憬彼西戎古
稱右臂自嘉祐末木征擾邊至熙寧中董氈方命於赫 聖考恭
行天誅非貪尺寸之疆蓋為民除蠱賊遂建長久之策不以賊遺
子孫而西蕃大首領鬼章首犯南川北連拓拔申命諸將擇利而
行旋聞偏師無往不剋吏士用命爭酬未報之恩聖靈在天難逃
不漏之網已於八月戊戌生擒鬼章頡利成擒初無渭水之恥邳
支授首聊報谷吉之寃謹當推本聖心益修戎略務在服近而來
遠期於偃革以息民仰冀威神曲垂昭鑒

禱雨社稷四首

蘇軾

噫我侯社我民所恃祭于北墉答陰之義陽亢不反自春徂秋迄
冬不雨嗣歲之憂吏民嗷嗷謹以病告錫之雨雪民敢無報社神
神食于社蓋數千年更歷聖王訖莫能遷源深流遠愛民宜厚雨
不時應亦神之疚社稷惟神我神惟人去我不遠宜軫我民后土
農民所病春夏之際舊穀告窮新穀未穉其間有麥如暘得涼如

行千里弛擔得漿今神何心恣此雨雪敢求其他尚憫此麥稷神
惟神之生稼穡是力殫身為神尚莫顧惜矧今在天與天同功召
呼風雲孰敢不從豈惟農田井竭無水我求於神亦云亟矣后稷

祭戰馬文

路振

咸平中契丹犯高陽關執大將康保裔略河朔而去天子幸魏遣
特將王榮以五千騎追之榮無將材但能走馬以馳射為事受命
惟怯數日不敢行伺賊渡河而後發賊有剽淄齊者數千騎向屯
泥沽榮不欲見敵遂以其騎略界河南岸而還晝夜急馳馬不秣
而道斃者十有四五天子憫之遣使收瘞焉因作祭文曰房駟之
精降為驪駢泉水呀風流沙激庭虎脊孤聳龍媒鷲獫狁丹髦曉霞
的顙秋星第方著幹宜乘旋膺曉臚角起方背珠明爾其絕塞草
荒八月隕霜毛縮蹄跣筋舒脈張獸恐噬虬獯欲驥噴沙散沫
千里飛雪戎人負紉武士索鐵前遮後突雷動地裂忽挽一而制
百終伏撾而授綬戎官劬劬歲入券書蹄踵纍纍通乎鬼驅名駒

大駝銜尾入塞勞其首長節以駟僮蜀錦吳繪積如邱陵馬歸於我也重幣入於彼也輕於是絡黃金之羈浴天池之波鼓鬣雲衢弄影星河或踈而齧或驟而叱蠶蠶申禁駟駿何多帝念神物來經遠道閱之于內殿養之于外阜飲以玉池秣之瑤草窮冬虜塵入我河濬羽書宵飛龍馭北巡選仗下之名馬屬閩外之武臣瑯戈電燭禁旅星防授以長策帥以全軍將士怒兮山可擘猛馬哮兮虎可咋何嘍暗之無勇反遷延而避敵冰霜淒淒介甲而馳不飲不秣載渴載飢駿馬餒死行人嗟咨委天骨於衢路返星精於雲霧報主恩之無及齊戎力而何悞生芻致祭弊帷成禮瘞于崇岡全爾全體馬如有神知帝之仁嗚呼

諡議

贈尚書右僕射孫奭諡議

宋祁

博士宋祁議曰僕射清明莊重體柔而用健揚和吸精儲為英華在布衣韋帶有深沈不器之韻緩袂彈冠賓于王門是時宋興四

十餘歲天子上文嚮學開太平之原新標髦士充布臺閣而未有卓然以儒名家僕射由經生博貫前載乃以詩之多識書之知達易之肆而隱春秋之婉而微禮之肅雍樂之易良參勸講授為薦紳倡始執據聖道洮汰羣疑斗杓所建遂成寒暑珩璜所觸自然宮徵悉官上庠居為時宗既而籍內禁閣踐諫省駮曹之任入進其孰出詭其辭批鱗罔憚職袞無闕在蹇王臣匪躬在說命朝夕納誨惟僕射舉之愛莫助之屬今上濬明厥初物色舊老實膺丹書之問進對華光之塗用階告猷式克濟聖桓榮稽古寬中眇論惟僕射有之是以似之及宸幄歸道安車稅駕天文褒餞士倫嗟挹俾首而艾以歿元身大君廢朝行路相弔賻布所須一出長府密章加等昭飭下泉信乎令終之高顯大雅之明哲矣謹按諡法體和居中善問周達曰宣如僕射處躬彌冲在醜忘競不居物累不為盜憎其讓如范宣其慎如子孺能體和矣內治家事外施邦政接士無貌言祝神無媿辭協用通介時其進退能居中矣行成

束脩節貫華皓終以碩望顯升師臣其所薦士皆足以經哲秉猷
敷賁皇極遜遠時譽常如不及以年得謝嚮考終之福生平素守
鮮如晨葩信善問矣建白紳次百餘篇傳經見義質聖行遠藏于
冊府副在家楹推明則董仲舒博洽則劉向其周達矣節惠知行
請諡曰宣謹議

張忠定諡議

劉敞

太常禮院諡故禮部尚書張公曰忠定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同判
吏部尚書曹劉敞覆議曰尚書布衣之時任俠自喜破產以奉賓
客而借軀報仇往往過直及讀書爲文折節受學則爽厲明白務
求道真至於策名試吏傲儻奮發思自見於世不令已失時蓋有
古賢之風而神宗聖考知人善任使每盡其用雖專斷於外而上
不疑此其所以感激慷慨能功名者也夫英偉卓犖之人固自
負其材可以意氣忠信結而不可以祿位貨財取也尚書再在蜀
及侂臨涖皆朝廷所倚重或兵荒之餘而言聽計從德澤下流民

到于今稱之蓋君之圖任一則士之報施重不其然歟自宋興以
來且百年言治者甚眾其直已以事上盡心以撫下生有榮名死
有遺愛者尚書殆無與並焉末以疾害於朝謁不至大位士君
子以爲恨今主上甄德念功使有司追賜之諡而曰廉方公正安
大慮竊以謂無閒然矣請從博士之論以充太史之錄謹議

趙僖質諡議

劉敞

議曰春秋之議視遠物者見其形不見其容聽遠聲者聞其疾不
聞其舒此衰貶之審也少傅公歷事三朝嘗列四輔謀謨之益施
爲之效蓋多有矣然而人則極論出則詭詞是以人無聞焉雖推
美讓德大臣之宜亦其天性恭慎然也今太常易名謂之僖質稽
類揣稱竊以爲允謹議

陳執中諡榮靈議

韓維

執中幸得以公卿子遭世承平因緣一時之言遂至貴顯皇祐之
末天子以後宮之喪問所以葬祭之禮執中位爲上相不能總率

羣司考正儀典以承答天問知治喪皇儀非嬪御之禮追冊位號於宮闈有嫌建廟用樂踰祖宗舊制執中白而行之會不愧憚遂使聖朝大典著非禮之舉此不忠之大者閨門之內禮分不明夫人正室疏薄自緇庶妾賤人悍逸不制醜聲流布行路共知此又治家無足言者夫宰相所當秉道率禮以弼天子正身齊家以儀百官執中不務出此而方杜門深居謝絕賓客曰我無私也我不黨也豈不陋哉謹按諡法寵祿光大曰榮不勤成名曰靈執中出入將相以一品就第可謂寵祿光大矣得位行政不為不逢死之日賢士大夫無述焉可謂不勤成名矣請合二法諡曰榮靈

歐陽文忠公諡議

李清臣

太子太師歐陽公歸老于其家以疾不起將葬行狀上尚書省移太常請諡太常合議曰公維聖宋賢臣一世學者之所師法明于道德見于文章究覽六經羣史諸子百氏馳騁貫穿述作數十百萬言以傳先王之遺意斯文卓然自成一家的比司馬遷揚雄韓

愈無所不及而有過之者方天下溺於末習為章句聲律之時聞公之風一變為古文咸知趨向根本使朝廷文明不愧於三代漢唐者太師之功于教化治道為最多如太師真可謂文矣博士李清臣得其議則闕讀行狀考按諡法曰唐韓愈李翱權德輿孫逖本朝楊億皆諡文太師固宜以文諡吏持眾議曰太常官長有曰文則信然不可易也然公平生好諫爭當加獻為文獻無已則忠為文忠眾相視曰其如何則又合議曰文獻疊犯廟諡固不可忠亦太師之大節太師常參天下政事進言仁宗乞早下詔立皇子使有明名定分以安人心及英宗繼體今上即皇帝位兩預定策謀有安社稷功和裕內外周旋兩宮間迄于英宗之視政蓋太師天性正直心誠洞達明白無所欺隱不肯曲意順裕以自求便安好論列是非分別賢不肖不避人之怨誹狙疾忘身履危以為朝廷立事按諡法道德博聞曰文廉方公正曰忠今加忠以麗文宜為當眾以狀授清臣為諡議清臣曰不改於文而傳之

以忠議者之盡也清臣其敢不從遂諡文忠謹議

范忠宣公諡議

鄧忠臣

伏惟太常寺定開府儀同三司范純仁諡議如前議曰諡法云慮國忘家曰忠善聞周達曰宣古之慮國忘家者固嘗有焉兼之善聞周達者蓋亦鮮矣全是二美得之純仁太常既易其名博士又為之議移文覆訂屬于考功忠臣按純仁為大臣之子布被脫粟而不以為非都上公之司衮衣繡裳而不以為泰要終原始考實求聲慝事五朝堅持一節厚同宗之族猶葛屨之苾本根覓慢上之人如鷹鷂之逐鳥雀凡言責與官守皆諫行而計從讜論嘉謀確乎其不拔令名廣譽聞然而日彰在畎畝未嘗忘君思飢渴不獲由已作尚書解以進如宋璟之為元龜抗濮園議以聞如師丹之為黃耆臨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得小大之情矜而不喜每思捐身而開策所願休兵而息民祇知扶危而濟傾寧恤跋前而疐後又有黃裳之吉而內美言無白圭之玷而外華頃緣秉鈞適丁

連茹方讒言亂國而明蔡確之無實洎姦黨投名而謂大防之可原當眾人莫敢言之時在偏州無所用之地義形於色憤發至誠非止救當時正人端士之織羅直欲戒後世亂臣賊子之迷罔徇公忘己為國惜賢興言嗟歎使人於邑父母之國有時而去股肱之義於是或虧放之江湖忽如草莽初蘭澤畔更甚屈原之忠占鵬坐隅已分賈生之死惟天知善惟君知臣適訪落之初年講圖舊之新政側席南望而決浮雲之蔽擁節東歸而詠零雨其濛公望益隆恩數彌渥法座想見其風采詔書相望於道塗欲入覲則未能願養疾者益懇改元三日以不起聞天子於是震悼輟朝賻贈加等告其弟開府儀同三司之府表其墓賜世濟忠直之碑人臣哀榮無以尚此古學有訓阿衡詎專美乎商君違不忘臧孫將有後於魯古之遺直今也則亡諡曰忠宣於義為允

宋文鑑卷第一百三十五

宋文鑑卷第一百三十六

行狀

馮侍講行狀

張文定公行狀

馮侍講行狀

宋 祁

宋 祁

宋 祁

馮元字道宗年六十三公之先始平人四代祖官廣州唐末關輔
 亂不敢歸而劉氏據南海僑斷士人故三世食其祿 太祖定廣
 公之禍本劉氏日御國除始為王官授保章正老病免遂占數都
 內公少嗜學保章君不欲公疇其業使從故僕射孫宣公授五經
 大義又友博士崔頤正逮冠彊立博覽外嗛嗛若不足中敏力甚
 自經典故訓祖襲師承穿穴筵楹皆能駕其說浸弄翰為詞章默
 而有沈鬱之思出入服褒衣習矩步如大賓祭鄉人化其謹至以
 俚語諺之不妄交游惟樂安孫質吳陸參譙夏侯圭相友善三人
 皆直諒而材故號四友家貧盛冬無薪燎夜輒市甌酒與圭對經

研推一再酌以自温或達旦不瞑 眞宗大中祥符元年由進士
調臨江縣尉再募罷會講員缺詔冬集吏能明經得自言試可公
往應令時諫議大夫謝泌領選精果有風鑒見公儒者嘻笑曰吾
聞古治一經至皓首生能盡善也邪對曰達者一以貫之可矣謝
奇其對因抉經義疑晦者廷問參詰公條陳詳詣言簡氣愿謝抵
掌嗟伏即日聞上授國子監直講由是名震京師公卿大夫家爭
欲屈公授道者久之遷廷尉平又兼崇文院檢討其八年程覆俊
選公待詔殿中帝讀易至泰卦命說其義公既道繇象云云因本
君臣感會所以輔相財成者帝悅賜五品服稍親近之禁中建龍
圖閣庋藏祕冊置學士待制等員爲縉紳譽處時用尚書工部郎
中李虛己兵部員外郎李行簡待制是時公仕資淺故以太子中
允充直閣直閣蓋由公始數召入與二李賜清問說易盡上下經
帝嘗稱公誦說通而不泥言外自有餘趣非專門一經士也俄改
三品服天禧元年以諫議大夫假節使契丹還遷太常丞兼判禮

院吏部南曹先是 今上在儲闈帝欲得肅艾長者使之勸學訪
於宰相時太尉文正公以公對或者謂公年差少罷不用更用博
陵崔遵度四年遵度卒帝卽擢公左正言兼太子右諭德代其任
宅職如舊初文正聞公名而未之識一日召至第先使諸子質經
義密視其人淹粹亮恪乃自見之授其老子宅日令詣府與執政
眾試已而爲帝言數矣故公之顯文正力焉公由孤生挾儒術進
出入十餘年絹玉華綵與諸儒獻歌頌數得進見 兩宮所以褒
禮賜予尤渥便蕃光明爲時宗國器當世休之 今上嗣位改尙
書工部員外郎升爲直學士兼侍講未幾孫宣公亦入露門執經
遞進公得孫同列以爲寵孫得公亦自以知人爲多兩人提衡諷
道上益嚮學俄兼會靈觀副使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天
聖元年判登聞檢院明年判國子監三年改禮部郎中五年同知
貢舉時天下階計參陪公協力程綜片善必錄雖鉤捶臬平不計
其公未幾正爲學士當是時天子念先帝盛烈裁績信書爲一王

言故貳卿中山劉公筠今資政殿學士常山宋公綬丞相潁川陳公同領史事而已丞相爲開封府浩穰劇三輔乃罷史官諸公亟以公請詔從之書閱兩朝論次筆削者眾至是褒懲謹嚴近古風烈矣其十一月燎祭南郊爲鹵簿使七年召入翰林爲學士凡三禁職皆天下選而公兼有且優爲之又判尙書都省俄爲三班院歲餘改吏部郎中八年以國書成進諫議大夫充史館修撰九年爲吏部流內銓兼羣牧使明道元年十月既考室謝享宗廟又爲鹵簿使以赦令例遷給事中明年耕藉田使任如廟禮俄爲莊獻莊懿二太后園陵鹵簿使前此莊懿之未祔也崩都城右郊公嘗假鴻臚護其葬及梓宮之遷斥土沮溼近戚詆公監視亡狀十月解翰林學士及侍講二職出守河陽辭得見上但頓首引咎自請治郡滿三年奉計以報會太學官屬叩丞相府上書留公柄臣悔欲弗遣公固願行到郡以清靜稱不作條教今左僕射王沂公自洛師入覲爲上言馮某東朝雋老不宜以纖介弃外上亦意合卽

日馳傳詔公景祐二年春二月至日自河陽改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講學士兼知審官院復判太常禮院國子監公既還朝自以羽翼舊人身託勸講宜出入諷議不苟默而已乃獻金華五箴彌違告猷詞兼婉切上納其戒優詔答之會上留意雅樂閱經文殘缺規創大典夏四月詔公領修樂書俄復爲南郊鹵簿使管祥源觀事明年七月書成上號其書爲景祐廣樂記特遷戶部賞勞也公素有躓蓋不堪趨拜四年春病寢劇告未滿三月會小瘳公自力造朝未幾病復甚氣上選害言語後四月戊戌終于正寢上聞訃震悼以本曹尙書告其柩賻錢三十萬絹百匹醪米牢具稱之愍贈之所以優加君臣之際深矣公之配夫人周氏封臨汝郡無息以兄之子大理評事諱爲嗣公歿夫人命諱以衰經卽次於殯東會詔到門問公親屬夫人卽表公遺命詔可擢諱衛尉寺丞諱子二人釋褐並爲將作監主簿卹孤厚忠之恩乃如是其德已侈大哉公自襦巾至捐館進階及勳各六詔爵五封戶五加而再實

其食如今署焉志閑素恬於仕進無表襮之飾雖當路諸公率賀
弔一與眾往異時不造也門無雜賓惟經生朔望承問及縉紳道義
交數人而已接士以禮雖新進後生與之鈞終日談便惟謹無
戲言墮色是以受詔入主戎客於都亭館由慎恪以得之不呼僧
及道士嘗執親喪自括髮至祥練皆案禮變服未始爲世之所爲
齋薦者惟卒哭後遇祭日與數門生誦說孝經而已罕語浮屠氏
亦不誦言排訾之熏蒿禳梗可以動氣焰者皆不動近不問家產
增損晝治官事夜還讀書誓御亦簡其面故能多識博練自臺閣
文書故新品式叢夥紛靡有所咨訪者咸能記之太學禁閣容臣
三局閱二十年仍其任本不愆不忘故也尤精易及楊雄方部學
初公七歲母夫人合授易是夕夢公吞紺蓮夫人旦而撫公曰兒
善讀此後必貴顯 真宗果以識拔晚年愈刻志率三日一讀又
欲爲子雲諸首作章句且患宋衷陸績范叔明宋惟幹漫漶舛馳
思盡黜之最後得唐王涯註以爲差近先作釋文一篇欲遂因王

說而補正之亦終不果公嘗預注 先帝集同修鹵簿記校後漢
志孟子及律并義疏采獲是正多得其真同修玉牒分撰國朝會
要未克就生平著述無編次家人搜摭得數百篇清緻平粹及在
禁署益邇雅務爲溫純而采加焉居三城作詩百餘章推已指物
曠而不怨有雅人餘風性寬厚多恕當官下未嘗以罪平鑄吏吏
亦畏其明而安其仁樂道人之善好與人爲善無議事不肯自意
出大者薦之二府小者與其屬聯請類多不可紀公一無建白者
其遠名若此然內剛有守不流於眾初善音者取上黨黍縱累爲
尺因裁十二律以獻遂改大樂鍾石以合其私老師宿工者首鼠
不敢議後有建言其非者上未有以決遣中人卽太常下舍問公
新樂以縱黍定尺寧有非邪公卽擿班固律歷志唐令兩說付中
人因對古者橫黍度寸今以縱亂橫其法非是中人馳入明日上
坐邇英閣語公曰尙考正大樂患其寢高而急今也下而緩二者
不得其中失在律卿言是矣因出橫黍新尺示羣臣比縱尺差二

寸一分而弱以校衡斗皆不讐當是時微公言幾無發其謬者假有之果且不能取信於上傳曰仁人之言固博而利歟公前歿三日屬于一二僚執曰吾仕願素足今無一私以干縣官惟是竈爨累諸君已而得遺禮之文諄諄納忠訖無它語用是中外尤痛惜之公友隴西李公淑敕故吏相諱以終事嗚呼公有佐王之材不自顯雖持囊珥筆在省戶爲名命訓辭所出裁十二三使公當其時稍自崖異不難於進益發素蘊幸而十四五且次入衡弼不爲婆娑連蹇如今章章矣雖然命有屈於公公無不慊於道使素槪清埃奮厲無窮薄夫敦夸夫懼百世之後呻簡想風者以輩魯臧文仲漢賈誼董仲舒此彼相易寧有失得閒邪某曩以胄筵儀蕝刊綴音典皆爲公屬及此緒訓又參聞之故公治行之全頗獲詳究今日月有期矣官在三品法當得諡謹用第述上於有司節諱受名請遵故實謹狀

張文定公行狀

宋 祁

張詠字復之年七十惟公稟尊嚴之氣凝隱正之量粵在羈貫不偕兒曹巖然志嚮高自標置就外傳卽覽羣經書必味於義根學乃知於言選家貧無以本業往往手疏墳史每有屬綴輒据庭樹槁枝而瞑苟不終篇未嘗就舍磚礫若多節默表大厦之材居然晚器弗示良工之朴太原王搏名知人見公憮然異之獨謂公曰唐魏文公本生此鄉故老有言後五百年復出一佳士元精回復祭酒當之矣公謝不敢當興國四年始游鄴下與故上谷寇公準推轂引重時屬鄉里命秀方國試言府將雅欽公名議爲舉首夙儒張覃者恟幅有行疏略少文公卽以檄謁府盛稱其長覃於得薦公爲之下彙茅有吉爵砥相先讓夷之風一變河朔明年進士及第釋褐大理評事知鄂州崇陽尤厲風迹大江之南民俗文敝囚以手而上下獄爲人而重輕公廉知其狀痛繩以法精力於職擿伏如神洗其鏃薄鎮之忠厚吏樂其職多一笑而歸休民協攸居或減年而從役就改將作監丞著作佐郎解秩授太子中允關

掌麟州軍事夏臺弗精西戎方強公繕起亭鄣精明烽火坐贊叔
敖秉羽之策多參嫖姚穿土之樂伐謀取勝西鄙以安端拱紀元
天田躬籍轉祕書丞明年充禮部考試官已事復倅相州一懼之
年始爲親解百斤之牘終以懇辭乞董濮上市征以便迎養詔可
其奏月餘召賜五品服知浚儀縣俄爲荆湖北路轉運使事不諉
上世咨其清劾罷太守姦賊疲嫫者十數人悉條所部廢格於敝
者百餘事稜威所振吏皆股弁察廉使上其理狀璽書褒美三年
遷太常爲郎中再旬乘駟赴覲加錫金紫翌日遷虞部爲郎中再
旬授樞密直學士賜錢五十萬判銀臺承進司門下封駁事廉三
班院河東大將張承德小校犯法因笞而死詔按其罪公卽封還
制書白上曰承德爲國牙爪居天下勁兵處若以一部曲摧辱主
帥臣恐有輕上之心不納因不關銀臺而下書譙讓未幾果有營
兵脅訟軍候者公復爭前事上輒優容謝之會賊順緣開坤維搖
亂偏師數萬鼓行而西 太宗以爲潢池弄赤子之兵荆棘生大

軍之後疇咨上輟崇簡守臣參豫武功蘇易簡白上曰某甫可屬
大事當一面若奉將威命降諭劇賊 陛下高枕永無西顧之憂
矣乃命公知益州揆日占謝賜白金一百四十斤鴻卿出郊不復
內御子顏引道初無辨嚴朝家方以大師未集留之半歲公潛簿
所賜上還長府其秋遂詔赴部公終不復言至道二年改兵部猶
爲郎中會丁新昌郡太夫人之喪恩詔奪服陽秋之義不以家事
爲辭禮經所執亦推順變之人眞考嗣歷邇臣均霈卽拜諫議大
夫歸朝遷給事中戶部使七旬拜御史中丞咸平二年知貢舉杜絕
書謁時稱得人夏改工部侍郎知杭州五年移京兆明年轉刑部
復爲樞密直學士再知益州尋加吏部猶爲侍郎景德三年罷歸
領三班登聞檢院奉朝請先時生瘍於腦至是弗損家第賜告環
中造適移狀言上酷請外藩尋知金陵兼江南安撫使岱宗成禮
改尙書左丞昇人以秩滿願留卽拜工部汾睢飲至又進禮部皆
爲尙書疾劇還臺求訪高手薦剡需頭之奏願遂角巾之游魏舒

之先行後言人無知其去位平津之何恙不已詔益勉於存神猗
違半年必於得謝上不獲已出公知陳州以大中祥符八年八月
一日遂終于理下享年七十嗚呼景命弗究宗工其萎知仁均哀
殲我何贖邦人改祠而為諱道路舉音以過喪 眞宗聞訃震嗟
追贈尚書左僕射以天禧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權窆於陳州宛
邱縣孝悌鄉謝村焉從宜也公始娶夫人唐氏卒繼室以太原郡
夫人王氏卽河陽節度使顯之女允執婦道以佐君子後公三年
而歿子從質以父任累遷至衛尉丞居公之喪一月以毀而天女
一人適故內相王公禹偁子嘉祐母弟誥以公延賞今爲虞部員
外郎孫四人曰約曰綜曰綽曰紳咸以忠厚世其家公階至正奉
大夫勳上柱國爵開國公食封三千七百戶實戶肆伯其大較也
公姿宇爽邁謀謨沈敏道架俗表氣籠霄極任節俠已然諾不寃
不楸如玉如瑩修詞立誠博見強志繕書兼兩賓蓋成陰佐郡被
邊遭時右武入蠟封而試馬回策若縈張狸步以射侯捨矢如破

總物織密絕人遠甚及夫司封駁則詳言粹儀有任隗之沈正總
臺憲則摧奸觸佞有傅咸之剛簡治益部也宿師屯結縣官乏食
椽史搏手狂狡啟心公乃賤售益鹽翔貴困米貨遷鍾豆諷告鄉
縣民或妄言沮公公斬之以徇自是見糧大集戰士倍氣矣自不
逞挺亂重城晏閉主帥王繼恩上官正頓師入保理根不進坐失
脫免之拒居若賈胡之留公以爲將不親行眾不可使乃勸正自
當一隊以賈羣勇正許諾行有日矣公慮其不進於是椎牛宿帳
具出餞之禮中坐酒酣親舉屬軍尉曰爾曹俱有親弱在東蒙國
恩厚恐無以塞責此行當直擣寇壘盡其嚙類平定之日東向以
報目見朝廷舉萬年之觴豈不快耶若猶老師逸囚疲民曠日卽
此地還爲汝死處也正由此軍行采入詭道兼進殊死鏖戰盡俘
凱旋公乃出車勞勤縱金大會以次論獲先命行賞皆伏公氣決
不敢迎視繼恩帳下卒縋城夜逸吏執以告公惡與繼恩不叶卽
命繫投智井一府無知者先時劫掠之際誣染尤眾脅從有狀歸

訴無階各保營壁其懷猜貳公以爲鹿不擇陰旣亡生路蟲入其腹懼益厲階亟下符移鑄說魁宿宥其枝黨縱歸田里譬以大恩訖無敢桀及再任也屬六羸南牧靈旗薄伐公慮遠夷爲變欲出奇以勝之因取盜賊之尤無狀者磔死於市凜然人望遂臻靖嘉每吏牘便文久不得判公率爾署決人皆厭伏罰旣值罪案無庾情蜀中喜事者論次其詞總爲誠民集鏤墨傳布雖張敞之爲京兆時時越法縱舍黃霸之守潁川人人咸知上意無以過之牧餘杭也邁民薦飢方蜡不啟稻蟹無種原田若藝民挾鹽利以冒公禁者日數百輩公一切笞遣不徇彝法邏戍人啟曰法亂如是人將安禁公勞之曰餘杭十萬戶飢者七八弗挾鹽利無復生意若暴禁之彼將圖視衡擊以擾居者則爲旣大矣爾曹第忍之埃其歲定則太守復以三尺律從事矣是年雖歉人無從命者富家子與婿分財不協詣府廷辯婿曰彼先子有貽命婿七子三因出遺札子不能舉其契公索酒酌地曰彼父智人也當死之日子方冲

孺託養於婿荀子有七分之約則亦死於婿手矣今當七分歸子三分歸婿於是二人號慟以爲神明公之操決率是類也原其遇二聖也以功名自任故力與命偕顯八座也以方格見信故言與行危本乎直清貫以忠恕無乞靈徼福無人非鬼責履重剛不險臨大節不奪葵藿弗采於猛獸山川靈捨於駢角若夫安世之恨謝公歸之滅私大有之文明小雅之愷悌公皆兼有其美惜其未極柄用遽愆腴理上欲爲相者數矣天之不憖也悲夫公雅好著文深切驚邁以不偶俗尙自號乖崖公尤善詩筆必覈情理故重次薛能詩序之曰放言旣奇意在言外議者以公自道也生平論著仲氏誦集之成十卷以行於代內外歸之日無指膺之妾無雜弔之賓終齊事而乃瞑取禪書而頌德漢廷諸老恨王駿之不侯天下之人爲隴西而流涕斯非遺愛遺直立功立言之極歟敢撫令猷以須史闕謹狀

宋文鑑卷第一百三十六

宋文鑑卷第一百三十七

行狀

司馬溫公行狀

司馬溫公行狀

蘇軾

蘇軾

曾祖政贈太子太保曾祖母薛氏贈溫國太夫人祖炫試祕書省
 校書郎知耀州富平縣事贈太子太傅祖母皇甫氏贈溫國太夫
 人父池尚書吏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贈太師追封溫國公母聶
 氏贈溫國太夫人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
 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
 焉自高祖曾祖皆以五代衰亂不仕富平府君始舉進士沒於縣
 令皆以氣節聞於鄉里而天章公以文學行義事 真宗 仁宗
 為轉運使御史知雜事三司副使歷知鳳翔河中同杭號晉六州
 以清直仁厚聞於天下號稱一時名臣公自兒童凜然如成人七
 歲聞講左氏春秋大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義自是手不釋

書至不知飢渴寒暑年十五書無所不通文詞醇深有西漢風天章公當任子次及公公推與二從兄然後受補郊社齋郎再奏將作監主簿年二十舉進士甲科改奉禮郎以天章公在杭辭所遷官求簽書蘇州判官事以便親許之未上丁太夫人憂未除丁天章公憂執喪累年毀瘠如禮服除簽書武成軍判官事改大理評事爲國子直講遷本寺丞故相龐籍名知人始與天章公遊見公而奇之及是爲樞密使薦公召試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中官麥允言死詔以允言有軍功特給鹵簿公言孔子不以名器假人繁纓以朝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而贈以三公之官給以一品鹵簿其爲繁纓不亦大乎故相夏竦卒詔賜謚文正公言謚之美者極於文正竦何人可以當此書再上改謚文莊遷殿中丞除史館檢討修日厯改集賢校理龐籍爲鄆州徙并州皆辟公通判州事公感籍知已爲盡力時趙元昊始臣河東貧甚官苦貴糴而民疲於遠輸麟州窟野河西多良田皆故漢地公私

雜耕天聖中始禁田河西者虜乃得稍蠶食其地俯窺麟州爲河東憂籍請公按視公爲畫五策宜因州中舊兵益禁兵三千廂兵五百築二堡河西可使堡外三十里虜不敢田則州西六十里無虜矣募民有能耕麟州閒田者復其稅役十五年能耕窟野河西者長復之耕者必眾官雖無所得而糴自賤可以漸紓河東之民籍移麟州如公言而兵官郭思勇且狂夜開城門引千餘人渡河載酒食不爲戰備遇敵死之議者歸罪於籍罷節度使知青州公守關三上書乞獨坐其事不報籍初不以此望公而公深以自咎籍旣沒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兩賢之改太常博士祠部員外郎直祕閣判吏部南曹遷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公言眞僞不可知使其眞非自然而至不足爲瑞若僞爲遠夷笑願厚賜其使而還其獸因奏賦以諷遷度支員外郎判句院擢修起居注五辭而後受判禮部有司奏六月朔日當食公言故事食不滿足或京師不見皆賀臣以爲日食四方見

京師不見天意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爲災當益甚皆不當賀詔從之後遂以爲常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蘇轍直言策入第四等而考官以爲不當收公言轍於同科四人中言最切直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不收時宰相亦以爲當黜仁宗不許曰求直言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朕何公遂與諫官王陶同疏願爲宗廟社稷自重卻罷燕飲安養神氣後宮嬪御進見有度左右小臣賜予有節厚味腊毒無益奉養者皆不宜數御上嘉納之初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不敢言惟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公時爲并州通判聞而繼之上疏言禮大宗無子則小宗爲之後爲之後者爲之子也願陛下擇宗室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則典宿衛尹京邑亦足以係天下之望疏三上其一留中其二付中書公又與鎮書此大事不言則已言一出豈可復反願公以死爭之於是鎮言之益力及公爲諫官復上疏且面言臣昔爲并州通判所上三章願

陛下果斷而力行之時仁宗簡默不言雖執政奏事首肯而已聞公言沈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公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上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因令公以所言付中書公曰不可願陛下自以意喻宰相是日公復言江淮鹽事詣中書白之宰相韓琦問公今日復何所言公默計此大事不可不使琦知思所以廣上意者卽曰所言宗廟社稷大計也琦喻意不復言後十餘日有旨令公與御史裏行陳洙同詳定行戶利害洙與公屏語曰日者大饗明堂韓公攝太尉洙爲監祭公從容謂洙曰君與司馬君實善君實近建言立嗣事恨不以所言送中書欲發此義無自發之行戶利害非所以煩公也欲洙見公達此意耳時嘉祐六年閏八月也至九月公復上疏面言臣向者進說陛下欣然無難意謂卽行矣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子孫當千億何遽爲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猝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唐

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於左右之意至有稱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豈可勝言哉上大感悟曰送中書公至中書見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夜半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天下莫敢違琦等皆唯唯曰敢不盡力後月餘詔英宗判宗正寺固辭不就職明年遂立爲皇太子稱疾不入公復上疏言凡人爭絲毫之利至相奪今皇子辭不賞之富至三百餘日不受命其賢於人遠矣有識聞之足以知陛下之聖能爲天下得人然臣聞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而行使者受命不受辭皇子不當辭避使者不當徒反凡召皇子內臣皆乞責降且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克國公主下嫁李瑋以驕恣聞公上疏言太宗時姚坦爲克王翊善有過必諫左右教王詐疾踰月太宗召王乳母入問起居狀乳母曰王無疾以姚坦故鬱鬱成疾耳太宗怒曰主年少不知爲此汝輩教之杖乳母數十召坦慰勉之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之子真宗之妹陛下之姑而謙恭率禮

天下稱其賢願陛下教子以太宗爲法公主事夫以獻穆爲法已而公主不安於李氏詔瑋出知衛州公主入居禁中而瑋母楊歸其兄璋散遣其家人公言陛下追念章懿太后故使璋尙主今乃母子離析家事流落陛下獨無雨露之感悽惻之心乎璋旣責降公主亦不得無罪上感悟詔公主降封沂國待李氏恩禮不衰判檢院權判國子監除知制誥力辭至八九改授天章閣待制兼侍講賜三品服仍知諫院上疏言經略安撫使以便宜從事出於兵興權制非永世法及將相大臣典州者多以貴倨自恃凌忽轉運使使不得舉職朝廷務省事專行姑息之政至於胥史謹譁而逐御史中丞輦官悖慢而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姦澤加於舊軍人詈三司使而法官以爲非犯階級於用法疑有餘其一夫流言於道路而爲之變法推恩多矣皆陵遲之漸不可以不正充媛董氏薨追贈婉儀又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謚行冊禮葬給鹵簿公言董氏秩本微病革之日方拜充媛古者婦

人無諡近制惟皇后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惟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乃得給至韋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新定後宮封贈法皇后與妃皆贈三代公言別嫌明微妃不當與后同袁盎引卻慎夫人坐正爲此耳天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而況妃乎知嘉祐八年貢舉仁宗崩英宗以哀毀致疾慈聖光獻太后同聽政公首上疏言章獻明肅太后保佑先帝進賢退姦有大功於趙氏特以親用外戚小人故負謗天下今太后初攝大政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鄙猥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勳者當疏遠之則天下服又上疏英宗言漢宣帝爲昭帝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起布衣得天下自以爲元帝後亦不追尊鉅鹿都尉南頓君惟哀安桓靈皆自旁親入繼大統追尊其父祖天下非之願以爲戒時公所得仁宗遺賜珠金直百餘萬率同列三上章言國有大憂中外窘乏

不可專用乾興故事若遺賜不可辭則宜許侍從以上進金錢佐山陵費不許公乃以所得珠爲諫院公使金錢以遺其舅氏義不藏於家英宗疾旣平皇太后還政公上疏言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其言切至皆母子間人所難言者時有司立法皇太后有所取用有司奏覆得御寶乃供公極論以爲不可當直下合同司移所屬立供如上所取已乃具數奏太后以防矯僞曹僧除使相兩府皆遷公言僧無功而得使相陛下以慰母心耳今兩府皆遷無名若以還政爲功則宿衛將帥內侍小臣必有覬望已而都知任守忠等皆遷公復爭之因論守忠大姦陛下爲皇子非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賴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覆革面交構兩宮國之大賊人之巨蠹乞斬於都市以謝天下詔以守忠爲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天下快之時有詔陝西刺民兵號義勇公上疏極論其害云康定慶厯閒籍陝西民爲鄉弓手已而刺爲保捷指揮民被其毒兵終不可用遇敵先北正兵

隨之每致崩潰縣官知其坐食無用汰遣歸農而惰游之人不能復反南畝強者爲盜弱者轉死父老至今流涕也今義勇何以異此章六上不從乞罷諫官不許王廣淵除直集賢殿公言廣淵姦邪不可近昔漢景帝爲太子召上左右飲衛綰獨稱疾不行卽帝位待綰有加周世宗鎮澶淵張美爲三司吏掌州之錢穀世宗私有所求假美悉力應之及卽位薄其爲人不用今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願黜之以厲天下執政建言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詔太常禮院與兩制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不敢先公獨奮筆立議曰爲之後者爲之子不敢復顧其私親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爵極其尊榮議成珪卽敕吏以公手藁爲案至今存焉時中外訥諤御史呂誨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鼎瞻等皆爭之相繼降黜公上疏乞留之不可則乞與之皆貶初西戎遣使致祭而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訴於朝廷公

與呂誨乞加宜罪不從明年西戎犯邊殺略吏士趙滋爲雄州專以猛悍治邊公亦論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有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者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爲不材選將代之公言國家當戎狄附順時好與之計較末節及其桀傲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戎之禍生於高宜北狄之隙起於趙滋朝廷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爲能今若選將代中祐則來者必以滋爲法而以中祐爲戒漸不可長宜敕邊吏疆場細故徐以文檄往反若輕以矢刃相加者坐之京師大水公上疏論三事皆盡言無所隱諱除龍圖閣直學士判流內銓改右諫議大夫知治平四年貢舉神宗卽位首擢公爲翰林學士公力辭不許上面諭公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焉公曰臣不能爲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詔可也公曰本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能舉進士取高等而云不能四六何也公趨出上遣內臣至閣門疆公受告拜而不受趣公入謝曰上坐以待公公入至廷中以

告置公懷中不得已乃受遂為御史中丞初中丞王陶論宰相不
押常朝班為不臣宰相不從陶爭之力遂罷公既繼之言宰相不
押班細故也陶言之過然愛禮存羊則不可已自頃宰相權重今
陶復以言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為臣願俟宰相押班然後就職
上曰可陶既出知陳州謝章詆宰相不已執政議再貶陶公言陶
誠可罪然陛下欲廣言路屈已受陶而宰相獨不能容乎乃已
公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
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昔為諫官即以此六言獻仁宗其
後以獻英宗今以獻陛下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公在
英宗時與呂誨同論祖宗之制勾當御藥院常用供奉官以下
至內殿崇班則出近歲居此位者皆暗理官資食其廩給非祖
宗大意又故事年未五十不得為內侍省押班今除張茂則止四
十八不可至是又言之因論高居簡姦邪乞加遠竄章五上上為
盡罷寄資內臣居簡亦補外未幾復留陳承禮劉有方二人公復

爭之又言近者王中正往陝西知涇州劉渙等諂事中正而鄜延
鈐轄吳舜舉失其意已而渙等進擢舜臣降黜權歸中正諂歸
陛下是去一居簡得一居簡上手詔問公所從知公曰臣得之賓
客非一人言事之有無惟陛下知之若無臣不敢避妄言之罪
萬一有之不可不察詔用宮邸直省官郭昭選等四人為閤門祇
候公言國初草創天步尙艱故即位之始必以左右舊人為腹心
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閤門祇候在文臣為館職豈可使廝
役為之英宗山陵公為儀仗使賜金五十兩銀合三百兩三上
章辭從之邊吏上言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眾取諒祚以
降詔邊臣招納其眾公上疏極論以為名山之眾未必能制諒祚
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眾歸我
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於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
若名山餘眾尙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
以救其命陛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种諤發兵迎

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萬西方用兵蓋自是始矣兼翰林侍讀學士登州有不成婚婦謀殺其夫傷而不死者吏疑問卽承知州事許遵讞之有司當婦絞而詔貸之遵上議準律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婦當減二等不當絞詔公與王安石議之安石是遵公言謀殺猶故殺也皆一事不可分若謀爲所因與殺爲二則故與殺亦可爲二邪自宰相文彥博以下皆附公議然卒用安石言至今天下非之權知審官院百官上尊號公當答詔上疏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天下莫不稱頌末年有建言者國家與契丹有往來書信彼有尊號而我獨無以爲深恥於是羣臣復以非時上尊號昔漢文帝時單于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文帝復爲大名以加之也願 陛下追用先帝本意不受此名上大悅手詔答公非卿朕不聞此言善爲答詞使中外曉然知朕至誠非欺眾邀名者遂終身不復受尊號執政以河朔災傷國用不足乞今歲親郊兩府不賜金帛送學士院取旨公言兩府所

賜以匹兩計止二萬未足以救災宜自文臣兩省武臣宗室刺史以上皆減半公與學士王珪王安石同對公言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兩府辭賜安石曰常袞辭賜饌時議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今之急務也公曰袞辭祿猶賢於持祿固位者國用不足眞急務安石言非是安石曰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公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以盡民財民窮爲盜非國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公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桑宏羊欺漢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不明耳至其末年盜賊蜂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悔禍昭帝不變法則漢幾亡爭議不已王珪進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司馬光言是也然所費無幾恐傷國體王安石言亦是惟明主裁擇上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當制遂引常袞事責兩府

兩府亦不復辭兼史館修撰上問公可爲諫官者公薦呂誨誨以天章閣待制知諫院詔公與張茂則同相視二股河及土堤利害公用都水監丞宋昌言策乞於二股之西置土堤約水東流若東流日深北流自淺薪芻漸備乃塞其北放出御河胡蘆河下流以紓恩冀深瀛以西之患時議者多不同公於上前反覆論難甚苦卒從之後皆如公言賜詔獎諭王安石始爲政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建爲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置提舉官四十餘員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法公上疏逆陳其利害曰後當如是行之十餘年無一不如公言者天下傳誦以爲公眞宰相雖田父野老皆號公司馬相公而婦人孺子知其爲君實也邇英進讀至蕭何曹參事公曰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公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舊然則雖周亦用商政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漢武帝用張湯

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後數日呂惠卿進講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百年不變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諷朝廷且譏臣爲條例司官耳上問公惠卿言何如公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何名爲變若四孟月朔屬民讀法爲時變月變耶諸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平國用中典是爲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大壞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有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而已則胥吏足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詆公曰光爲侍從何不言言而

不從何不去公作而答曰是臣之罪也上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講畢賜坐戶外將出上命徒坐戶內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訥訥何也王珪曰臣疏賤在闕門之外朝廷之事不能盡知借使聞之道路又不知其虛實也上曰聞則言之公曰青苗出息平民爲之尙能以蠶食下戶至飢寒流離况縣官法度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彊也公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彊富民亦不彊也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昔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時米斗十餘錢草束八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猶河東之和糴也上曰陝西行之久矣民不以爲病公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也而有司尙能以病民况立法許之乎上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曰不使上已罷之幸甚上曰未罷也公曰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常乏若坐倉錢益乏米益陳奈何惠卿曰坐倉得米百

萬斛則省東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公曰東南錢荒而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公曰此皆細事不足煩人主但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則 陛下職也上曰然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公趨出上曰卿得無以惠卿之言不樂乎公曰不敢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上感悟欲罷其法安石稱疾求去會拜公樞密副使公上章力辭至六七日上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上遣人謂公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辭公言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青苗法卒不罷公亦卒不受命則以書喻安石三往反開喻苦至猶幸安石之聽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對賓客

輒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安石上書告其罪苟可以覆王氏者靡不爲也由是天下服公先知公求補外上猶欲用公公不可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朝辭進對猶乞免本路青苗助役宣撫使下令分義勇四番欲以更戍邊選諸軍驍勇募閭里惡少爲奇兵調民爲乾糧皴飯雖內郡不被邊皆修城池樓櫓如邊郡且遣兵就糧長安河中邠三輔騷然公上疏極言方凶歲公私困弊不可舉事而永興一路城池樓櫓皆不急乾糧皴飯昔常造後無用腐棄之宣撫司令臣皆未敢從若乏軍興臣坐之於是一路獨得免頃之詔移知許州不赴遂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以歸自是絕口不論事以祀明堂恩加上柱國至熙寧七年上以天下旱蝗詔求直言公讀詔泣下欲默不忍乃復陳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邊事五保甲六水利此尤病民也宜先罷又以書責宰相吳充天子仁聖如此而公不言何也元豐五年公忽得語澀疾自疑當

中風乃豫作遺表大略如六事加詳盡感慨親書緘封置卧內且死當以授所善范純仁范祖禹使上之凡居洛十五年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宮官制行改太中大夫加資政殿學士神宗崩公赴闕臨衛士見公入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公懼會放辭謝遂徑歸洛 太皇太后聞之詰問主者遣使勞公問所當先者公言近歲士大夫以言爲諱閭閻愁苦於下而上不知明主憂懃於上而下無所訴此罪在羣臣而愚民無知歸怨 先帝宜下詔首開言路從之下詔榜朝堂而當時有不欲者於詔語中設六事以禁切言者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必罰無赦太皇太后封詔草以問公公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時太府少卿宋彭年水部員外郎王諤皆應詔言事有欲借此二人以懲天

下言者皆以非職而言贖銅三十斤公具論其情且請改賜詔書行之天下從之於是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數千人公方草具所當行者而太皇太后已有旨散遣修京城役夫罷減皇城內覘者止御前工作出近侍之無狀者三十餘人戒敕中外無敢苛刻暴斂廢導洛司物貨場及民所養戶馬寬保馬限皆從中出大臣不與公上疏謝當今急務陛下略已行之矣小臣稽慢罪當萬死詔除公知陳州且過闕入見使者勞問相望於道至則拜門下侍郎公力辭不許數賜手詔先帝新棄天下天子冲幼此何時而君辭位耶公不敢復辭以覃恩遷通議大夫初神宗皇帝以英偉絕人之資勵精求治凜凜乎漢宣帝唐太宗之上矣而宰相王安石用心過當急於功利小人得乘閒而入呂惠卿之流以此得志後者慕之爭先相高而天下病矣先帝明聖獨覺其非出安石金陵天下欣然意法必變雖安石亦自悔恨其去而復用也欲稍自改而惠卿之流恐法變身危持之不肯改然先帝

終疑之遂退安石八年不復召而惠卿亦再逐不用元豐之末天下多故及二聖嗣位民日夜引領以觀新政而進說者以為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欲稍損其甚者毛舉數事以塞人言公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昔漢文帝除肉刑斬右趾者棄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武帝作鹽鐵榷酤均輸等法昭帝罷之唐代宗縱宦官公求賂遺置客省拘滯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罷之德宗晚年為宮市五坊小兒暴橫鹽鐵月進羨餘順宗即位罷之當時悅服後世稱頌未有或非之者也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眾議乃定公以為治亂之機在於用人邪正一分則消長之勢自定每論事必以人物為先凡所進退皆天下所謂當然者然後朝廷清明人主始得聞天下利害之實遂罷保甲團教依義勇法歲一閱保馬不復買見在者還監牧給諸軍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而民所

欠錢皆除其息京東鑄錢河北江西福建湖南鹽及福建茶法皆復其舊獨川陝茶以邊用未卽罷遣使相視去其甚者戶部左右曹錢穀皆領之尚書凡昔之三司使事有散隸五曹及寺監者皆歸戶部使尚書周知其數量入以爲出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非吾君之子不能行吾君之意時獨免役青苗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也山陵畢遷公正議大夫公自以不與顧命不敢當詔不許元祐元年正月公始得疾詔公與尚書左丞呂公著朝會與執政異班再拜而已不舞蹈公疾益甚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力疾上疏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牽用熙寧以前法有未便州縣監司節級以聞爲一路一州一縣法詔卽日行之又論西戎大略以和戎爲便用兵爲非時異議者甚衆公持之益堅其後太師文彥博議與公合衆不能奪又論將官之害詔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之又乞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使及提點刑獄公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爲刻

急天下病之乞自太中大夫待制以上於郡守中舉轉運使提點刑獄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以文學德行吏事武略等爲十科求天下遺才命文臣升朝以上歲舉經明行修一人以爲進士高選皆從之拜左僕射疾稍間將起視事詔免朝覲許以肩輿三日一入都堂或門下尚書省公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公肩輿至內東門子康扶入對小殿且曰母拜公惶恐入對延和殿再拜遂罷青苗錢專行常平糶糶法以歲上中下熟爲三等穀賤及下等則增價糶貴及上等則減價糶惟中則否及下等而不糶及上等而不糶皆坐之時 二聖恭儉慈孝視民如傷虛以聽公公知無不爲以身任天下之責數月復病以九月丙辰朔薨于西府享年六十八 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躬祀明堂禮成不賀 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溫國公謚以一品禮服賻銀三千兩絹四千匹賜龍腦水銀以斂命戶部侍郎趙瞻入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夏縣官其親族

十人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自少及老語未嘗妄其好學如飢之嗜食於財利紛華如惡臭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於洛往來陝郊陝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博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歷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尤好禮爲冠婚喪祭法適古今之宜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不事生產買第洛中僅庇風雨有田三頃喪其夫人質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自以遭遇聖明言聽計從以身徇天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曰諸葛孔明二十罰以上皆親之以此致疾公不可以不戒公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旣沒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論當世要務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有文集八十卷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考異三十卷歷年圖七卷通歷八十卷稽古錄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詞草

三卷注古文孝經一卷易說三卷注繫辭二卷注老子道德論二卷集注太元經八卷大學中庸義一卷集注楊子十三卷文中子傳一卷河外詔目三卷書儀八卷家範四卷續詩話一卷遊山行記十二卷醫問七篇其文如金玉穀帛藥石也必有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初公患歷代史繁重學者不能綜況於人主遂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爲通志八卷以進英宗悅之命公續其書置局祕閣以其素所賢者劉攽劉恕范祖禹爲屬官凡十九年而成起周威烈王訖五代上下一千三百六十二載其是非疑似之間皆有辨論一事而數說者必考合異同而歸之一作考異以志之神宗尤重其書以爲賢於荀悅親爲製敘賜名資治通鑑詔邇英讀其書賜穎邸舊書二千四百二卷書成拜資政殿學士賜金帛甚厚娶張氏禮部尙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夫人先公卒追封溫國夫人子三人章唐皆早亡康今爲祕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桓皆承奉郎公歷事四朝皆爲人主所敬然神宗

知公最深公思有以報之常誦孟子之言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謂吾君不能謂之賊故雖議論違忤而神宗識其意待之愈厚及拜資政殿學士蓋有意復用公也夫復用公者豈徒然哉將必行其所言公亦識其意故為政之日自信而不疑嗚呼若先帝可謂知人矣其知之也深公可謂不負所知矣其報之也大軾從公遊二十年知公平生為詳故錄其大者為行狀其餘非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者皆不載

宋文鑑卷第一百三十七

宋文鑑卷第一百三十八

行狀

程伯淳行狀

田明之行狀

程伯淳行狀

程頤 劉跂 程頤

曾祖希振皇任尚書虞部員外郎妣高密縣君崔氏祖遜皇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妣孝感縣太君張氏長安縣太君張氏父珣見任太中大夫致仕母壽安縣君侯氏先生名顥字伯淳姓程氏其先曰喬伯為周大司馬封於程後遂以為氏先生五世而上居中山之博野高祖贈太子少師諱羽太宗朝以輔翊功顯賜第於京師居再世曾祖而下葬河南今為河南人先生生而神氣秀爽異於常見未能言叔祖母任氏太君抱之行不覺釵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數歲誦詩書彊記過人十歲能為詩賦十二三時羣居庠序中如老成

人見者無不愛重而刑部侍郎彭公思永謝客至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踰冠中進士第調京兆府鄠縣主簿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先生曰此易辨爾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卽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矣卽遍天下此錢皆爾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爲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現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率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芟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利大行死亡甚眾獨鄠人無死者先生治役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當路者欲薦之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再葺以避親

罷再調江寧府上元縣主簿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蓋近府美田爲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先生爲令畫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其始富者不便多爲浮論欲搖止其事旣而無一人敢不服者後諸路行均稅法邑官不足益以他官經歲歷時文案山積而尙有訴不均者計其力比上元不啻千百矣會令罷去先生攝邑事上元劇邑訴訟日不下二百爲政者疲於省覽奚暇及治道先生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稻田田賴陂塘以溉盛夏塘堤大決計非萬一作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司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比如是苗槁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爲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先生察其由蓋旣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於飢已數日矣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大半措置於纖微之間而人已

受賜如此之比所至多矣先生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羣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蜴蜥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中使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昔嚴奉以爲神物先生嘗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至邑見人持竿道旁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爲及罷官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如此再葺就移澤州晉城合澤人淳厚尤服先生教命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保伍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癯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則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

讀教首不善則爲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爲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之閒無彊盜及鬪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何以知之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河東財賦窘迫官所科買歲爲民患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其價翔踴多者至數十倍先生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失倍息而鄉民所費比常歲十不過二三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舒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使者屢更無不從者先時民憚差役及則互相糾訴鄉鄰爲仇先生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

城之民遂爲精兵晉俗尙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爲安先生教諭禁止民始信之而先生去後郡官有母死者憚於遠致投諸烈火愚俗視傲先生之教遂廢識者恨之先生爲令視民如子欲辨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倦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震野用薦者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爾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遽求退庭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室欲求賢育材爲先先生不飾辭辯獨以誠意感動人主神宗嘗使推擇人材先生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爲首所上章疏子姪不得窺其藁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及因論人才曰陛下柰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言之至于再三時王荆公安石日益

信用先生每進見必爲神宗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神宗始疑其迂而禮貌不衰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荆公寢行其說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不加黜責興利之臣日進尙德之風寢衰等十餘事荆公與先生雖道不同而嘗謂先生忠信先生每與論事心平氣和荆公多爲之動而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爲敵矣先生言旣不行懇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面請至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神宗將黜諸言者命執政除先生監司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復上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當賜顯責請罪而獲遷刑賞混矣累請得罷旣而神宗手批暴白同列之罪獨於先生無責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爲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

敢與辨事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已既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辨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蓋前後以十數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用眾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眾官相視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昉有言某自當之卽親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眾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旣而揚言於眾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村埽決時先生方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公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先生謂帥曰曹村決京師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盡以廂卒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遂以

本鎮印授先生曰君自用之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堤論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爾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眾皆感激自効論者皆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爾先生命善泅者銜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眾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謂眾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眾以爲至誠所致其後曹村之下復決遂久不塞數路困擾大爲朝廷憂人以爲使先生在職安有是也郊祀霤恩先生曰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親養得罷歸自是醜正者競揚避新法之說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其未嘗叙年勞丐遷秩改太常丞 神宗猶念先生會修三經義嘗語執政曰程某可用執政不對又嘗有登對者自洛至問曰程某在彼否連言佳士其後彗見翼軫間詔求直言先生應詔論朝政極切還朝執政屢進擬 神宗皆不許旣而手批與府界知縣差知扶溝

縣事先生詣執政復求監當執政諭以上意不可改也數月右府同薦除判武學新進者言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罷復舊任先生爲治專尚寬厚以教化爲先雖若甚迂而民實風動扶溝素多盜雖樂歲疆盜不減十餘發先生在官無疆盜者幾一年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脅取舟人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畿邑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爲惠澤然而良善之民憚督責而先輸逋負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爲約前料獲免者令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請亦及第四先生力陳不可司農奏其議謂必獲罪而神宗是之畿邑皆得免先生爲政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大旱麥苗且枯先生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闔境賴焉水災民饑先生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

遣使閱實使至鄰邑而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謂先生盍亦自陳先生不肯使者遂言不當貸先生力言民饑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饑者用濟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飢當以口之眾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爲之非吏罪乃得已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所至凌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奉之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它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生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鄰邑有冤訴府願得先生決之者前後五六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太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耶遂自經官制改除奉議郎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遂有朝旨改稅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賣易如私田民既倦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先生以爲不可括地官

宋文鑑卷五十一
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爲言仁厚之道其人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不踰月先生罷去其人復至謂攝令曰程奉議去矣爾復何恃而敢稽違朝旨督責甚急數日而事集鄰邑民犯盜繫縣獄而逸旣又遇赦先生坐是以特旨罷邑人知先生且罷詣府及司農丐留者千數去之日不使人知老穉數百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今上嗣位覃恩改承議郎先生雖小官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卜興衰聖政方新賢德登進先生特爲時望所屬召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爲朝廷生民恨惜先生資稟旣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

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先生行已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己不欲弗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先生爲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已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蕪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

諸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之所傳爾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關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嚮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為君子也先生為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眾為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眾憂以為甚難而先生為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為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施設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為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為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彭夫人封仁和縣君嚴正有禮奉舅以孝稱善睦其族先一

年卒子曰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曰端本治進士業女適假承務郎朱純之下以今年十月乙酉葬于伊川先塋謹書家世行業及歷官行事之大概以求誌於作者

田明之行狀

劉 跋

曾祖永孚故不仕祖均故不仕考亮故贈左中散大夫母永嘉縣太君王氏本貫河南府姓田氏諱述古字明之田氏本居密州安邱家世儒者明之蚤孤游學京師甫冠補太學生事安定胡先生為弟子勤篤好問先生稱之娶尹師魯族家子河南縣主簿仲甫之女遂徙家河南凡四次以鄉薦不中第歎曰得失命也乃慨然發憤隱居講誦積二十餘年不復出 哲宗嗣位搜訪遺逸故孫溫靖公固居守西都以明之名聞詔除襄州司法參軍明之曰老矣不任為吏然君命不敢辭乃即其家廷拜受詔而不出仕孫公守鄭又奏以為州教授特詔從其請居頃之河陽學官以嫌求對易命既下故王公噉叟時守鄭奏謂述古以處士起今新進後生

援例徙非是且無以慰鄭學者詔又聽終任未幾除太學正改宣
德郎充廣親北宅教授秩滿貧不能久留調簽書通利軍判官事
轉通直郎今上登極轉奉議郎元符三年十二月六日以疾終
享年七十夫人後五月亦卒子男處仁處訥處厚處恭處約女嫁
進士張安石太廟齋郎溫萬石明之爲人清靜簡易不爲表襮胸
中坦無留闕與人交傾蓋不疑旣久益親及其不合毅然去之莫
能奪於書無不闕惟易中庸論語孟子老子迺其素所學申重復
熟造其深旨餘不甚錯意也邵先生二程先生皆居洛陽明之從
之游司馬溫公居相鄰因徒步造門問經史大義語不及他事范
翰林祖禹以編修資治通鑑日詣溫公溫公多召明之與之俱邵
程司馬公皆重望來者率巨公顯人門無雜賓而明之獨以白士
羈旅預其間合堂同席相視莫逆語必殫竭未嘗少貶諸公以是
敬愛之晚歲篤好易古今諸儒訓詁得失歷歷別白常稱曰道言
之必可行行之必可言今學者泥章句不知妙在日用因自爲註

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廢卷與賓客言不事劇談惟論易則亶
亶不倦日暮客欲去而明之談益勝意益精明之所著書未就客
欲索其書上之朝明之遂不肯出友人張雲卿以累舉恩當釋褐
貧欲毋行明之出錢爲助鄉人爭之乃得去旣去其妻與子俱病
妻竟死家無一錢明之日往護視又辦喪事事竟然後歸昌王薨
假北宅教授官氏撰次行狀以故事遺白金百兩明之曰他人爲
文而我受其賜無是也使者屢及門終不受通利並河一夕暴漲
守將遽調急夫明之爭曰曷不視水勢今雖漲而平此將殺也吾
民不可徒擾已而果無事當官不苟亦不爲已甚居家廉儉衣不
兼食不屬裕如也樂道自信以是終身焉嗚呼可謂有德君子也
夫將以建中靖國元年某月葬于某所之原晉陵鄒浩以明之語
謂劉某曰我無稱於時然賢公卿大夫多知我今皆亡晚乃得二
人焉尙何恨獨謂吾子與浩耳今其葬也其能無言邪其許諾居
亡何其孤自洛抵汶上持治命來赴果以文爲請某外祖母尹夫

宋文鑑卷一百三十八
人魯郡著姓與河南之尹宗族也故於明之有葭葦之好官於鄭
又嘗同僚蓋知之詳熟於其來請謹敘次爵里伐闕及其學行大
略以告鄒子爲之銘庶幾乎明之之意而二人者亦以是自致焉

宋文鑑卷一百三十八

廿二